

莊

子

集

釋

莊子集釋卷六上

湘陰 郭慶藩 孟純 輯

外刻意第十五釋文

以義名篇

刻意尚行離世異俗高論怨誹爲亢而已矣此山谷之士非世

之人枯槁赴淵者之所好也

疏刻削也意志也亢窮也言偏滯

其行離世異俗卓爾不羣清談五帝之風高論三皇之教怨有

才而不遇誹無道而荒淫亢志林籟之中削迹岩崖之下斯乃

陸處山谷之士非毀時世之人枯槁則鮑焦介推之流赴淵則

申狄下隨之類蓋是一曲之士何足以語至道哉已止也其術

止於釋文刻意司馬云刻削也峻其意也案謂尚行下孟離世

此矣力智高論力困怨誹非謂反徐音非李云非爲亢苦浪反李云

反枯槁苦老赴淵司馬云枯槁若鮑焦語仁義忠信恭儉推讓爲

修而已矣此平世之士教誨之人遊居學者之所好也

疏發辭吐氣

則語及仁義用茲等法爲修身之本此乃平時治世之士施於
海物之人斯乃子夏之在西河宣尼之居洙泗或遊行而議論
或安居而講說蓋是學人釋文所好呼報反下及注皆同語大功立大名

禮君臣正上下爲治而已矣此朝廷之士尊主強國之人致功

并兼者之所好也疏建海內之功積立今古之鴻名致君臣之

既而尊君主而服遐荒強木邦而兼并敵國豈非朝釋文爲治

廷之士廊廟之臣乎卽皋陶伊尹呂望之徒是也釋文爲治

直吏反此朝直遙就數澤處間曠釣魚間處无爲而已矣此江

海之士避世之人間暇者之所好也疏栖隱山巖放曠泉澤間

無爲天子不得臣謝侯不得友斯乃從釋文藪素口處間音間

容間暇之人卽巢父許由公闕休之類釋文藪素口處間音間

酌魚本亦作釣同彫叫反盧吹响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申

爲壽而已矣此道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注

此數子者所好不同恣其所好各之其方亦所以爲逍遙也然

此僅各自得焉能靡所不樹哉若夫使萬物各得其分而不自

失者故當付之無所執爲也

[疏]

吹冷呼而吐故响暖吸而納新如熊攀樹而自經類鳥飛空而

伸脚斯皆導引神氣以養形魂延年之道駐形之術故彭祖八百歲白石三千年壽考之人卽此之類以前數子志尙不同各

滯一方未爲通美自不刻意

[釋文]

吹响

况于反字

呼吸許及吐

而下方會玄玄之妙致也

故納新

李云吐故氣納新氣也

熊經

如字李古定反司馬云鳥申

如字

馬云若鳥道引

音導下同李云導

氣令和引體令柔

此數

所主

僅其新馬能反

若夫不刻意而高无仁義而修无功名而治无江海而開不道

引而壽

[注]

所謂自然无不忘也无不有也

[注]

忘故能有若有之

則不能救其忘矣故有者非有之而有也忘而有之也

[疏]

夫玄

變之士冥冥契理之人不刻意而共道彌高無仁義而恆自修習忘功名而天下大治去江海而淡爾清閑不導引而壽命無極者故能唯物與我無不盡忘而萬物歸之故無不有也斯乃忘而有之非有之而有也 家世父曰仁義者人與人相接而

見焉者也愛焉之謂仁因乎人而愛之是固有人之見存也宜
焉之謂義因乎人而宜之是仍有己之見存也無人之見存
則仁義之名可以不立而所修者乃真修也慶藩案忘乃亡
之借字亡猶己也管子乘馬篇今日爲明日忘貨史記孟嘗君
傳所期勿忘其中並與亡同漢書武五子傳臣聞子胥於忠而
忘其號師古注忘亡也淮南修務篇市榮時恥聖道之獨亡於
己賈子勸學篇澹然无極而眾美從之注若厲己以爲之則不
亡作忘皆其例

能無極而眾惡生

疏

心不滯於一方迹冥符於五行是以澹然
虛曠而其道無窮萬德之美皆從於己也

釋文澹

大音反然一本作徐音談澹而

此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也

注不爲萬

物而萬物自生者天地也不爲百行而百行自成者聖人也
疏天地無心於亭毒而萬物生聖人無心於化育而百行成是以
天地以無生生而爲道聖人以無爲爲而成德故老莊云天地
不仁聖人**釋文**百行下孟反下及篇末百行同故曰夫恬恢寂漠虛无无爲此

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質也

注非夫寂漠無爲也則危其平而喪

其質也

疏

恬恢寂漠是凝湛之心虛無無爲是寂用之智天地
以此法爲平均之源道德以此法爲質實之本也

釋文恬快

大齊反徐音
談下皆同

質也

質正也

而喪

息瀆反
下同

故曰聖人休休

焉則平易矣

注

休乎恬快寂漠息乎虛無無爲則雖隱乎阻險

之變常平夷而無難

疏

休心於恬快之鄉息智於虛無之境則履艱難而簡易涉危險而平夷也

文人休

虛求反息也
下及注同

平易

以政反下及注皆同
二字傳寫誤例此本作故曰聖人休

俞樾曰休焉

焉休則平易矣天道篇故帝王聖人休

無難

乃旦反
下同

平易則恬

快矣

注

患難生於有爲有爲亦生於患難故平易恬快交相成

也

疏 豈唯休心恬快故平易抑乃平易而恬快矣是知平易恬快交相成也

平易恬快則憂患不

能入邪氣不能襲

注

泯然與正理俱往

疏

心既恬快迹又平易唯心與迹一極無爲

故慙憂患累不能入其虛靈邪氣妖氣不能襲其藏府

釋文

邪氣

似嗟反
下同

故其

德全而神不虧

注

夫不平不愜者豈唯傷其形哉神德並喪於

內也

疏

夫恬快無爲者豈唯外形無毀亦乃內德圖全形德既安則精神無損虧矣

故曰聖人之生

也天行

[注]

任自然而運動其死也物化

[注]

蛻然無所係

[疏]

聖人體勞

息之不二達去來之爲一故其生也如天道之運行其死也類萬物之變化任鍾治之陶鑄無纖介於胸中也

[釋文]蛻

然始

[音]銳反

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

[注]

動靜無心而付之

陰陽也

[疏]

凝神靜慮與大陰同其盛德應感而動與陽氣同其波瀾動靜順時無心者也

不爲福先不

爲禍始感而後應

[注]

無所唱也

[疏]

夫善爲福先惡爲禍始既善惡雙遣亦禍福兩忘感而後

應豈爲先

始者也

迫而後動

[注]

會至乃動

[疏]

迫至也逼也動應也和而不唱赴機而應不得

已而後起

[注]

任理而起吾不得已也

[疏]

已止也機感通至事不得止而後起應非預謀

去知與故循天之理

[注]

天理自然知故無爲乎其間

[疏]

循順也

知外忘事故如混沌之無爲順自然之妙理也

[釋文]

去知

[起]呂反

慶藩案故詐也吾語多爲之故以變其志

曰謂多作計術以變易其志呂覽論人篇去巧故高注巧故偽詐也淮南主術篇上多故則下多詐高注故巧也皆其例管子

心術篇去智與故尹知章注故事也失之

故无天災

[注]

災生於違天

[疏]

合天故无物

累注累生於逆物疏順物故疏無人非法注與人同者眾必是焉疏

同人故疏無非也注无鬼責注同於自得故無責其生若浮其死若休注汎

然無所惜也疏夫聖人動靜無心死生一貫故其生也如浮汎之度起變化俄然其死也若疲勞休息何無繫

也變不思慮注付之天理疏心若死灰不豫謀注理至而應疏

鏡高堂物來斯照終不預前謀度而待機務者也光矣而不燧注用天下之自光非吾

燧也疏智照之光明逾日月而新信矣而不期注用天下之自

信非吾期也疏運機赴感如影隨形信若四時其寢不夢其覺

无憂疏契真故凝寂而不夢累釋文其覺反古孝其神純粹注一

無所欲疏純粹者不雜也既無夢無憂契真釋文粹離遂其魂

不罷注有欲乃疲疏恬憒無爲心神閑逸故釋文不罷音虛无

恬憒乃合天德注乃與天地合其恬憒之德也疏敬此虛無與天地合其德

故曰悲樂者德之邪

疏

達心則悲順意則樂不達達從是德之邪安

釋文悲樂

音格下同

喜怒者道之過

疏

精心則喜乖情則怒喜怒不忘是道之罪過

好惡者德之失

疏

爲好無惡爲惡此之忘心是德之僣咎也

釋文好惡

鳥路反

故心不憂樂德之至也

注

至德常適故情無所槩

疏

不喜不怒無憂無樂恬候虛夷至德之人也

一而不變靜

之至也

注

靜而一者不可變也

疏

抱一之玄道混器塵而不變自非至靜孰能如斯无

所於忤虛之至也

注

其心豁然確盡乃無纖介之違

疏

忤逆也

生無所乘逆自非虛

釋文於忤

五故確苦角反

纖介

音界

不與物交

快之至也

注

物自來耳至快者無交物之情

疏

守分情高不交於物無所須待

恬候之至也

无所於逆粹之至也

注

若雜乎濁欲則有所不順

疏

智照

精明至純無雜故能混同萬物大順若生至論

故曰形勞而不

休則弊精用而不已則勞勞則竭

注

物皆有當不可失也

疏

形

息則則弊斯生精神逐物而不加止必當勞損損則精氣耗矣
水之性不雜則清莫動則平鬱閉而不流亦不能清天德之

象也

注象天德者無心而併會也

疏象者法效也言水性清平善鑑於物若混而雜之

鬱而閉塞之則乖於常性既不能流澆注亦不能鑒照於物也唯當不動不閉則清而且平洞照無私爲物準的者大德之象也以況聖人心靈皎然照無私法象自然與玄天合德故老經云上善若水也故曰純粹而不雜注無非至當之事也

常在當上住

疏

縱使千變萬化而心恆快而无爲注與會俱而靜一此重釋一而不變

已矣

疏

假令混俗揚波而無妨虛懷與物交動而以天行注若接亦不廢無爲此釋前恬淡之至也

夫遂欲而動人行也

疏

感物而動應而無心同於天道之運行無心而生萬物此養神之道也

道也

疏

總結以前天行等法是治身之術養神之道也

夫有干越之劍者抑而戴之不敢用也寶之至也

注况敢輕用其神乎

疏

干漢名也越山名也干漢越山俱出真劍

也又云于吳也言吳越二國並出名劍則以爲名也夫有此千越之寶劍押中而藏之自非敵國大事不致用寶劍重之送至於此而況寶

釋文于越之劍

司馬云于吳也吳越出善劍也

愛精神者乎

漢名于漢越有山名苦耶並出善劍爲名劍也

念孫曰于越猶言吳越漢書貨殖傳辨猶戎蠻之與于越不相

入矣于亦干之誤干越皆地名故言戎蠻之與于越不相

爲春秋之於越又因干而誤於當從司馬說爲是

蟠於地注

夫體天地之極應萬物之數以爲精神者故若是矣

若是而有落天地之功者任天行耳非輕用也

疏流通也夫愛

能通達四方並流無滯既而下蟠於厚地上際於

玄天四維上下無所不極動而常寂非輕用之者也

化育萬物不可爲象注

所有無方

不守一方故不可其名爲同帝注同天帝之不爲疏

以形象而域之也亦言純素之道唯神是守守而勿失與神爲一

同天帝之不爲也已

同天帝之不爲也已

同天帝之不爲也已

同天帝之不爲也已

同天帝之不爲也已

同天帝之不爲也已

同天帝之不爲也已

同天帝之不爲也已

同天帝之不爲也已

注常以純素守乎至寂而不滯於外則冥也

疏純精素質之道唯在守神守神

而不喪則精神凝靜既而此同枯木

一之精通合於天倫注精

心若死灰物我兩忘身神爲一也

者物之真也疏倫理也既與神爲一則精

野語有之曰眾人重

利廉士重名賢人尙志聖人貴精

注與神爲一非守神也不遠

其精非貴精也然其迹則貴守之也

疏莊生欲格量人物志尙不同故汎舉大綱略爲

四品以寄野逸之人以明言無的當且世俗衆多之人咸重財

利則盜跖之徒是也貞廉純素之士皆重聲名則伯夷介推是

也賢人君子高尚志節不屈於世則許由子州支伯是也唯體

道聖人無所偏滯故能寶貴精神不滯於物雖後處變隨時而

不喪其故素也者謂其无所與雜也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

注苟以不虧爲純則雖百行同舉萬變參備乃至純也苟以不

雜爲素則雖龍章鳳姿倩乎有非常之觀乃至素也若不能保

夫混迹世物之中而與物無雜者至素者也。參寥子居塵之內而其神不虧者至純者也。豈復獨立於高山之頂，提手於林嶺之間，而稱純素哉？蓋不然乎？釋文：倩乎，七，練之，觀，古，變，邪，苦，邪，能。此結釋前純素之道義也。釋文：倩乎，反，之，觀，反，邪，苦，邪，能。體純素謂之真人。疏：體悟解也，妙契純素之理，則所在皆真道也，故可謂之得真道之人也。

外篇 繕性第十六 釋文：以義名篇

繕性於俗，俗學以求復其初。注：已治性於俗矣，而欲以俗學復

性命之本，所以求者，愈非其道也。疏：繕治也，性生也，俗習也，初

生分率而行之，自合於理，今乃習於偽法，治於真性，矜而信之，

已剛弊矣，方更行仁義禮智，備俗之學，以求歸復本初之性，故

俗彌得而性彌失，學釋文：繕，善戰反，崔云：治性也。滑欲於俗

愈近而道愈遠也。注：已亂其心於欲，而方復役思以求明思之愈

精失之愈遠。疏：滑亂也，致得也，欲謂名利聲色等可貪之物也。

遇後用分別之心，思量求學，望得獲其明照之道者，必不可也。唯當以無學學，可以歸其本矣，以無思思，可以得其明矣。本亦

有作滑欲

釋文滑

音竹亂也崔云治也

亂也崔云治也此當從崔說爲長上文無滑

於俗學以求復其初崔注籍亦訓治蓋二句一義籍也籍也皆

治也故曰求復其初求致其明若訓滑爲亂則與求字之義不

貫矣滑得訓治者滑猶潤也說文水部潤治水也是其義思以

也玉篇手部曰扣亦滑字然則滑之與滑猶滑之與滑矣思以

李息吏反方復扶又反下無謂之蔽蒙之民注若夫發蒙者必

注役思同復復同

離俗去欲而後復焉疏蔽塞也蒙暗也此則結前以俗學歸本

以思慮求明加斯之類可謂蔽蒙蒙暗

之釋文必離力智反去欲起呂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注恬靜

而後知不蕩知不蕩而性不失也疏恬靜也古者聖人以道治

身治國者必以恬靜之法

養真實之知使釋文治道如字又養知音智下以知生而无以

不蕩於外也

知爲也謂之以知養恬注夫無以知爲而任其自知則雖知周

萬物而恬然自得也疏率性而照知生者也無心而知無以知

爲也任知而往無用造爲然則無知而

知知而無知非知之而不知者也故終日知而未嘗知亦未嘗不

知終日爲而未嘗爲亦未嘗不爲仍以此真知養於恬靜若不

如是何以括乎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注知而非爲則無善於

恬恬而自爲則無傷於知斯可謂交相養矣二者交相養則和

理之分豈出佗哉疏夫不能恬靜則何以生彼真知不有真知

知資於靜所以獲真知故知之與恬交相養也斯則中和之道存乎寸心自暴之理出乎天性在我而已豈關他哉夫德

和也道理也注和故無不得道故無不理疏德被於人苟以中

故以大道爲名也德无不容仁也注無不容者非爲仁也而仁迹行焉

疏玄德深遠無不包容慈愛宏博仁迹斯見道无不理義也注無不理者非爲義也

而義功著焉疏夫道能通物物各當理義明而物親忠也注若

夫義明而不由忠則物愈疏疏義理明顯情率於中既中純實

而反乎情樂也注仁義發中而還任本恬則志得矣志得矣其

迹則樂也疏既仁義由中故志性純實雖復涉於物釋文樂也

境而極歸于真精所造相適故謂之樂

音治 注月 信行容體而順乎文禮也 注信行容體而順乎自然之節

文者其達則禮也 疏 夫信行順著容儀物而不 釋文 信行下

反注同下以行小行 注行者行立皆放此 禮樂徧行則天下亂矣 注 以一體之所履

一志之所樂行之天下則一方得而萬方失也 疏 夫不能虛心

遂以取世者則必滯於華藻之禮而溺於 釋文 徧 音遍 俞樾

荒淫之樂也是以窮何再陳而天下亂矣 注 曰郭注曰以

一體之所履一志之所樂行之天下則一方得而萬方失也 是

偏爲一偏之偏故郭以一體一志說之釋文作徧而音遍非是

彼正而蒙己德德則不冒冒則物必失其性也 注 各正性命而

自蒙己德則不以此冒彼也若以此冒彼安得不失其性哉 疏

蒙暗也冒亂也彼謂履正道之聖人也言人必己冒亂則物我

失其性矣 家世父曰德足以正物矣而抑聽物之自然則蒙

吾德焉未嘗以德強天下而冒之也強天下而冒之

則正者我也非物之自正也而物之失其性多矣 釋文 不冒

真報反 崔 古之人在混茫之中與一世而得澹漠焉 疏 謂三皇

云覆也 之前玄

古無名號之君也其時清風未散故處在混沌芒昧之中而與時世爲一冥然無迹君臣上下不相往來俱得恬澹寂漠無爲之道

釋文在混

反

胡本

芒

莫剛反

崔云混混

澹

徒暫

反

當是時也

陰

陽和靜鬼神不擾四時得節萬物不傷羣生不夭人雖有知无

所用之注任其自然而已

疏

當是混沌之時澹樸之世與世恬

和而靜泰鬼幽人顯各守分而不擾炎涼順序四時得節既無災眚萬物不傷羣生各盡天年終無夭折人雖有心知之術無爲故無用之也

釋文不擾

而小

反

此之謂至一當是時也莫之爲而當自

然注物皆自然故至一也

疏

均彼此於無爲混是非於恬樸物

之爲而自爲無爲也知所以然而然自然也故當是時也人

然成也大戴禮武王踐阼篇毋曰胡殘其禍將然謂禍將成也

速德下衰

注

夫德之所以下衰者由聖人不繼世則在上

者不能無爲而羨無爲之迹故致斯弊也及燧人伏羲始爲天

下是故順而不一注世已失一惑不可解故釋而不推順之而

已

疏逮及也古者茹毛飲血與麋鹿同羣及至燧人始發生爲

而造密網既而智詐萌矣嗜欲漸厚澆漓樸之心散無爲之道

也

德衰而始爲天下此之謂乎是順黎庶之心而不能混同至一

釋文釋人德又下衰及神農黃帝始爲天下是故安而不

順注安之於其所安而已

疏

夫化更衰爲弊增甚故神農有

不息兵革屢興是以誅暴去殘弔民問罪注德又下衰及唐虞始

爲天下興治化之流溘溘散朴注聖人無心任世之自成成之

道薄皆非聖也聖能任世之自得耳豈能使世得聖哉故皇王

之迹與世俱遷而聖人之道未始不全也疏夫唐虞舜禹

化冠三王之始是以設五典而綱紀五行置百官而平章百姓

百姓因此而澆說五行自斯而荒略枝流分派迄至於茲豈非

澆樸質以爲華僞

釋文與治

反

線

古堯反本

醇

木亦作

醇音純釋道

無復任性也。諸本皆以心與心，然爲句，向秀本作爲云。彼民之心，競爲先驅矣。疑心與心，非彼我之有異心也。心自異也。本者，一心然引之而動者，又一心引之而動，一念之覺，而有淺者。冬則識寒，夏則識暖，是也因覺生意，而有知焉。食則知求，甘則知求，是也。佛家以意識分兩境，知者，意之發也。故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識者，內心之炯，知者，外心之通也。知識並生，海亂始繁矣。鳥足以定天下，識愈捷，日識知二字連文，詩曰：不識不知，是識知同義。故連言之曰：識知也。心與心，識知而不足以定天下，明必不識不知而後可言定也。然後附之以文益之，諸家皆斷識字爲句，非是。向本作感，尤非。然後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誠質博溺心。注文博者，心質之節也。疏前後使心定，如故後依附文書，以匡時代，增博學而濟世，不知質是文之本，文非則隱滅於素質，博是心之末，博學則沒溺於心，蓋唯當記學而去文，方會釋文博溺，乃惡反，邪無爲之美也。奴學反然後民始惑亂，无以反其性情而復其初。注初謂性命之本。疏文華既滅於素質，博學又沒矣。欲反其恬淡之情，性復其自然之，初本其可得乎。唯心知文博之過，由是觀之，世喪道矣。道喪世矣。世與道交相喪也。注夫道以不貴故能存，世然世存則貴。

之貴之道斯喪矣道不能使世不貴而世亦不能不貴於道故

交相喪也

疏

喪廢也山是事遂而觀祭之故知時節虛浮廢棄

之與道交

釋文

世喪 息說反下及注皆同 慶藩案文選江文 通雅體詩注引司馬云世皆異端也道遠

不好世故曰

道之人何由興乎世世亦何由興乎道哉注若不

喪耳釋文闕

貴乃交相興也疏故懷道聖人高蹈塵俗未肯與弘以舉 世而流偽之世亦何能興感於聖道也道无

以興乎世世无以興乎道雖聖人不在山林之中其德隱矣注

今所以不隱由其有情以興也何由而興由無貴也疏李之 時不能

用道無爲之道不復行世假使體道聖人降迹塵俗疏同筆 生無人知者若藏聖德真能見用雖居朝市何異山林矣隱

故不自隱注若夫自隱而用物則道世交相興矣何隱之有哉

疏時逢昏亂故聖道不行 豈是翫光自隱其德邪古之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見

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發也時命大謬也注莫

知反一以息迹而逐迹以求一愈得迹愈失一斯大謬矣雖復

起身以明之開言以出之顯知以發之何由而交與哉祇所以

交喪也

疏 謬爲妄也非伏匿其身而不見雖見而不亂羣非閉

而不眩曜但時違謬妄命遇連

釋文 弗見

反

祇所音支當時命

而大行乎天下

注

此澹漠之時也則反一无迹

注

反任物性而

物性自一故無迹

疏

時逢有道命屬清爽則播德弘化大行天

無朕

不當時命而大窮乎天下

注

此不能澹漠之時也則深根

竄極而待

注

雖有事之世而聖人未始不澹漠也故深根竄極

而待其自爲耳斯道之所以不喪也

疏

時遭無道命值荒淫德

而深固自然之本保靈至極之性安推而隨變

化處常而待終年豈有窮通休戚於其間哉

注 未有身存而世不興者也

疏

在窮塞而常樂處危隨而安靈

任時世之行藏可謂存身之道

此存身之道也

也古之行身者不以辯飾知注任其真知而已疏

古人輕辯重

是以古人之行任其身者必不用浮華之言辯飾分別之小智也

不以知窮天下注此淡泊之

情也疏窮者用累之謂也不經

情也疏

知壽善以所苦蒼生也

釋文淡

大音

泊

音薄不以知窮德

注守其自德而已疏

止其分不以無

危然處其所而反其性

已又何爲哉注危然獨正之貌

危猶獨也言獨居亂世之中

處危而所在安樂動不傷寂

恆反自然之性率性而動復何爲之哉言其無爲也

釋文危然

如字郭云獨立貌崔本作塊

音如累塊之塊塊然自持安固貌

道固不小行注遊於坦途疏

大道廣蕩無不

固不小

釋文於坦

反

德固不小識

注塊然大道

疏

上德之人

豈備意是非而爲識也

釋文塊然

苦

小識傷德小行傷道疏

小識小知

之盛德小學小行傷毀虛通之大道也

故曰正己而已矣樂全之謂得志注自得

夫己身履於

其志獨夷其心而無哀樂之情斯樂之全者也疏

正道則所作

皆虛通也既而無順無逆忘反忘樂所造皆
適取樂全之者也至樂全矣然後志性得焉

釋文樂全

音洛注下皆同

古之所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謂其无以益其樂而已矣

全其內而足

疏

益加也軒車也冕冠也古人清朴體道無爲附志在乎恬夷取樂非關軒冕樂已足矣豈待加

也今之所謂得志者軒冕之謂也

疏

今世之人流浮者罕貪美榮位待此適心是以戴冕

乘軒用爲得志也軒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儻來寄者也

疏

儻者意外忽來者耳

軒冕榮華身外之物物之儻來非我性命寄而已豈可久長也

釋文

儻來吐黨反崔本作黨云眾也虞藩家

崔本儻作黨黨古儻字黨者或然之詞也史記淮陰侯傳恐其

黨不敵漢營伍被傳黨可以徵幸並與儻同淮南臣道篇怪星

之黨見楊注調黨爲類王念孫謂於古無據惠定宇九經古義

日黨見猶所見也又調黨爲所則據公羊注義也亦似未協

也尤非寄之其來不可圍其去不可止

注

在外物耳得失之非

我也

疏

時屬當來泛然而取軒冕命遺寄去濬爾而捨榮華既無心於軒冕豈有情於西轅也

釋文可謂

魚呂反本

故不爲軒冕肆志

注

澹然自若不覺寄之在身

釋文

不爲于爲反不爲窮約趨俗注曠然自得，不覺窮之在身疏

也趨競也，古人體窮通之有命，達榮枯之非己，假使軒冕其樂

富塗亦未足申其志氣，或儉約以窮窮，豈趨競於其樂

彼與此同注彼此謂軒冕與窮約疏彼軒冕也，此窮約也，夫軒

軒冕亦須喜茲窮約二故无憂而已矣注亦無欣歡之喜也疏

俱是寄所以相同也注亦無欣歡之喜也疏

軒冕不樂窮約不苦安注今寄去則不樂由之觀之，雖樂未嘗不

掛去化所以無憂者也注荒也注夫寄去則不樂者，寄來則荒矣，斯以外易內也疏今世

識見浮淺，是以物之寄也欣然，而喜及去也惘然，不樂豈知彼

此事出儒來而寄去寄來常憂常喜故知雖樂而心未始不荒

也故曰喪己於物失性於俗者謂之倒置之民注營外虧內甚

倒置也疏夫寄去寄來且憂且喜以己徇物非喪如何軒冕窮

之由其所安置釋文倒置之民崔云逆其性命而不順也

足爲顛倒也釋文倒置之民向云以外易內可謂倒置

莊子集釋卷六上終

思賢講舍校刊

莊子集釋卷六下

湘陰 郭慶藩 孟純 輯

外篇秋水第十七釋文

借物名篇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崖之間不辨牛馬注言

其廣也

疏河孟津也涇通也涘岸也渚際也渚洲也水中之可居曰洲也大水生於春而旺於秋素秋陰至猛盛多

致霖雨故秋時而水至也既而凡百川谷皆灌注黃河通流盈滿其水甚大涯岸曠濶洲渚迢遙遂使隔水遠看不辨牛之與

馬

釋文秋水 李云水生於春壯於秋白虎通云水準也 古亂 涇流 音經可馬云

也 **作**徑云直度曰徑 兩涘 音侯 渚 司馬云水中可居曰渚釋名云

又云字或作涇 兩涘 音侯 渚 司馬云水中可居曰渚釋名云

也 崖 字又作涯 木 不辨牛馬 辨別也言廣大 於是焉河伯欣然

自喜以天下之美為盡在已 **疏**河伯河神也姓馮名夷華陰潼

故欣然愜喜謂天下 **釋文**河伯 姓馮名夷一名冰夷一名馮遲 榮華盛美盡在已身 **釋文**河伯 見大宗師篇一云姓呂名公

子馮夷是公子之妻。慶藩案枚乘七發注引許慎曰馮遲河伯也釋文云河伯姓馮名夷一名馮遲遲夷二字古通用也。南齊俗訓馮夷得道以潛大川許注馮夷河伯也華陰潼鄉澠首里人服八石得水仙詩小雅四牡篇周道倭遲韓詩作委夷顏猶匡俗正謬云古遲夷通此其證高注淮南原爲虛津忍腹道篇馮夷或曰馮遲古之得道能御陰陽者也。爲虛津忍腹

流而東行至於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於是馮河伯始旋其

面目望洋向若而歎曰野語有之曰問道百以爲莫己若者我

之謂也疏北海今萊州是望洋不分明也水日相映故望洋也

水之端涯方始迴旋而目高視海若仍慨然發歎高之野語而

百是萬之一誠未足以自多遂爲無如己者卽河伯之謂也此

乃鄙俚之談釋文北海李云東海面目眦莫剛反又音旁又音

未爲通論耳音羊司馬崔云眦向徐音嚮許亮反司馬云

謂曰今本洋音羊司馬崔云眦向若若海神慶藩案釋文引

配作望洋猶望羊仰視貌向若若海神慶藩案釋文引
司馬崔本作眦洋云眦洋猶望羊仰視貌今案洋羊皆借字
其正字當作陽論衡骨相篇武王望陽言望視太陽也太陽在
天宜仰而觀闕道百李云萬分之一也家世父曰李悅云問
故誠爲仰視闕道百道百萬分之一也今案闕字對下聽字爲

言聞道雖多而不知其無窮也。以意度其然而自信其有進焉者及味其無窮乃始爽然自失也。百者多詞也。李注非是。慶曆案百古讀若博與若韻。漢書鄒陽傳爲烏案百與鸚鵡韻。蔡邕獨斷蠟祝辭故取千百與宅壑作韻。且夫我嘗聞

少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難窮也。

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矣。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注知其小而

不能自大。則理分有素。豈尙之情無爲乎。其間疏方猶道也。世

刪定六經爲多聞博議。伯夷讓國清廉其義可重。復有通人達

士議論高談以伯夷之義爲輕。仲尼之聞爲寡。卽河伯嘗聞

未之信。今見大海之宏博。浩汗難窮。方覺昔之所聞諒不虛矣。

河伯向不至海。若之門於事大成。危殆既而所見狹劣。則長被

嗤笑於大道之家。釋文今我睹見也。崔本作今睹我云。應示也。大方

之家司馬云理分扶問反北海若曰井鼃不可以語於海者拘

於虛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

者。束於教也。注夫物之所生而安者。趣各有極。疏海若知河伯

之狹劣。舉三

物以譬之夫坎井之龜聞大海無風而洪波百尺必不肯信者
爲拘於虛域也夏生之蟲至秋便死聞玄冬之時水結爲冰兩
凝成霰必不肯信者心厚於夏時也曲見之士偏執之人聞說
虛通至道絕聖棄智大毫末而小泰山壽殤子而夭彭祖而必
不信者爲束縛於名教故也而河伯不釋文以語如字下同
至洪川未逢海若自矜爲大其義亦然釋文以語王引之曰
本作魚後人改之也太平御覽時序部七鱗介部七蟲豸部一
引此並云井魚不可以語於海則舊本作魚可知且釋文於此
句不出龜字直至下文培井之龜始云虛本又作蛙戶蠅反引
司馬注云龜水蟲形似蠅蠶則此句作魚不作龜明矣若作龜
則戶蠅之音水蟲之注當先見於此不應至下文始見也再以
二證明之鴻烈原道篇夫井魚不可與語大拘於隘也梁張紱
文井魚之不識巨海夏蟲之不見冬冰駢麟賦腓鱗鱗鱗皆
用莊子之文則莊子之作井魚益明矣井九三井谷射劍鄭注
曰所生魚無大魚但多鮒魚耳觀蠅鱗賦困學紀聞捲引御覽
所載莊子曰用意如井魚者吾爲釣繳以投之呂氏春秋論大
篇曰井中之無大魚也此皆井魚之證後人以此篇有培井虛之
語而拘子亦云坎井之虛不可與語東海之樂說擬差改井魚
爲井虛不知井自有魚無煩改作虛也自有此於虛音墟末亦
改世遂動稱井虛夏蟲不復知有井魚之喻矣於虛作墟風俗
通云墟虛也崔云拘於井中之空也王念孫曰崔注拘於虛
曰拘於井中之空也案崔謂虛爲空非也虛與墟同故釋文云

虛本亦作墟廣雅曰墟尻也賦注文選西征賦注引聲類曰墟故所居也几經傳言鄆墟者皆謂故所居之地言井魚拘於所居故不知海之大也魚居於井猶河伯居於滌溪之夏蟲反間故下文曰今爾出於滌溪觀於大海乃知爾醜也夏蟲反慶藩案文選孫興公天台山賦注引司馬云厚信其所見之時也釋文闕又案司馬訓篤爲厚成疏心厚於夏時卽川司馬義其說迂曲難通爾雅釋詁篤因也論語秦伯爲篤信好學謂信之固也禮儒行篤行而不能謂行之固也後漢延篤字叔堅堅亦固也凡鄙陋不達謂之固夏蟲爲時所蔽而不曲士可語冰故曰篤於時篤字正與上下文拘束同義曲士司馬曲之士也今爾出於崖溪觀於大海乃知爾醜爾將可與語大理矣

注以其知分故可與言理也

疏

河伯駕水乘流超於崖溪之表適達海若仍於滄海之中詳觀

大壑之無窮方鄙小河之陋劣既悟所居之有限故可語大理之虛通也

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

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春秋

不變水旱不知此其過江河之流不可爲量數

疏

尾閭者泄海

碧海之東其處有石闔四萬里厚四萬里居百川之下尾而爲閭族故曰尾閭海水沃著卽焦木名沃焦也山海經云羿射九

日落爲沃焦此言迂誕今不詳載春雨少而秋雨多堯遭水而
湯遭旱故海之爲物也萬川歸之而不盈沃焦滄之而不虛春
秋不變其多少水旱不知其增減論其大也釋文尾闕崔云海

遠過江海之流優劣懸殊豈可語其量數也釋文尾闕東川名

司馬云泄海泄之息列反又與世反處藩案文選稽叔夜發

水出外者也泄之生論注引司馬云尾闕水之從海外出者也

一名沃焦在東大海之中尾者在百川之下故稱尾闕者聚也

水聚族之處故稱闕也在扶桑之東有一石方圓四萬里厚四

萬里海水注者無不燒盡故量數音亮注而吾未嘗以此自多

曰沃焦較釋文所引加詳量數及下同

者自以比形於天地而受氣於陰陽吾在天地之間猶小后小

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見少又奚以自多注窮百川之量而縣

於河河縣於海海縣於天地則各有量也此發辭氣者有似乎

觀大可以明小尋其意則不然夫世之所患者不夷也故體大

者快然謂小者爲無餘質小者塊然謂大者爲至足是以上下

夸貶俯仰自失此乃生民之所惑也惑者求正正之者莫若先

極其差而因其所謂所謂大者至足也故秋毫無以累乎天地矣所謂小者無餘也故天地無以過乎秋毫矣然後惑者有出而反各知其極物安其分逍遙者用其本步而遊乎自得之場矣此莊子之所以發德音也若如惑者之說轉以大小相傾則相傾者無窮矣若夫觀大而不安其小視少而自以爲多將奔

馳於勝負之竟而助天民之矜夸豈達乎莊生之旨哉疏存在也

何也夫覆載萬物莫大於天地布炁生化莫大於陰陽也是以海若比形於天地則無等級以寄言受炁於陰陽則是陰陽象之一物也故託諸物以爲譬猶小木小石之在大山乎釋文而海若於天理在乎算少物各有量亦何足以自多

縣音左於快然於良反又之竟音境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

疊空之在大澤乎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之在大倉乎疏

疊空蟻穴也稊草似稗而米甚細少也中國九州也夫四海在天地之間九州居四海之內豈不似蟻孔之居大澤稊米之在

大倉乎言其大小優釋文音壘李力對反空也李云小封也

劣有如此之懸也釋文音壘李力對反空也李云小封也

一云蟻冢也家世父曰釋文引崔云壘空小穴也李韓云小

封也一云蟻塚今案壘空自具兩義言高下之勢也壘者笑然

而高空者窪然而下大澤之中或墳起或滄深高下起伏自然

之勢常相因也故謂之壘空司馬相如上林賦王墟掘壘亦同

此義言巨墟之勢或掘釋文徒今反司馬云穉米小米也李云

而成穴或壘而成垤也穉米釋文穉草也案郭注尔疋穉似稗音

蒲賈音大倉音號物之數謂之萬人處一焉人卒九州穀食之所

生舟車之所通人處一焉此其比萬物也不似豪末之在於馬

體乎注小大之辨各有階級不可相歧疏號名號也卒眾也夫

釋文

音壘李力對反空也李云小封也

疏

號名號也卒眾也夫

注

小大之辨各有階級不可相歧

釋文

音壘李力對反空也李云小封也

疏

號名號也卒眾也夫

注

小大之辨各有階級不可相歧

釋文

音壘李力對反空也李云小封也

疏

號名號也卒眾也夫

注

小大之辨各有階級不可相歧

釋文

音壘李力對反空也李云小封也

疏

號名號也卒眾也夫

音孔壘孔小穴

也李云小封也

李韓云小

封也

笑然

而高空者

窪然而下

大澤之中

或墳起

或滄深

高下起伏

自然

之勢常相

因也故謂

之壘空

司馬相如

上林賦

王墟掘壘

亦同

此義言巨

墟之勢或

掘

穉米

徒今反

司馬云

穉米小

米也李

云

而成穴

或壘而

成垤也

穉米

穉草也

案郭注

尔疋穉

似稗音

蒲賈

音

大倉

音

號物之

數謂之

萬人處

一焉人

卒九州

穀食之

所

生舟車

之所通

人處一

焉此其

比萬物

也不似

豪末之

在於馬

體乎

注

小大之

辨各有

階級不

可相歧

疏

號名號

也卒眾

也夫

世間語

便多稱

萬物人

是萬數

之一物

也中國

九州人

眾聚集

百穀所

生舟車

來往在

其萬數

亦處一

焉然以

人比之

萬物九

州方之

宇宙亦

無異乎

一豪

釋文

人卒

尊忽反

司馬云

眾也崔

之在馬

體曾何

足以介

懷也

釋文

人卒

子慎反

云盡也

家世

父曰釋

文引司

馬云卒

眾也崔

之在馬

體曾何

足以介

懷也

釋文

人卒

子慎反

云盡也

案人卒

九州言

極九州

之人數

卒者盡

詞也九

州之大人

數之繁

其在天

之中要

亦萬

物之一

面已崔

說是

俞樾曰

人卒二

字未詳

何義司

馬訓卒

為眾崔

訓卒為

盡皆不

可通且

下云人

處一焉

則此不

當以人

為眾崔

訓卒為

盡皆不

可通且

下云人

處一焉

則此不

當以人

為眾崔

訓卒為

盡皆不

可通且

下云人

處一焉

則此不

當以人

言人卒疑大率二字之誤人開世篇卒然拊之釋文曰卒或作
卒是卒卒形似易誤之證率誤爲卒因改大爲人以合之據至
樂篇人卒間之盜竊篇人卒未有不與名就利者是人卒之文
本書所有然施之於此不可通矣大率者總計之辭上云計四
海之在天地之間也又云計中國五帝之所連三王之所爭仁
之在海內計與大率其義正同

人之所憂任士之所勞盡此矣注不出乎一域疏五帝連接而
指讓三王與

師而爭考仁人感憂於社稷任士飾勞於釋文五帝之所連司
職務四者雖事業不同俱理盡於毫末也

云謂連續仁義也崔云連續也本亦作五帝盧文弨曰今所
本作五帝家世父曰江南古莊本連作運似從運爲安

爭側耕任士之所勞李云任能也伯夷辭之以爲名仲尼語之以

爲博此其自多也不似爾向之自多於水乎注物有定域雖至

知不能出焉故起大小之差將以申明至理之無辯也疏伯夷

等以成名仲尼論六經以爲博用斯輕物持此自多亦何異乎

向之河伯自多於水此通合前喻並釋前事少仲尼問輕伯夷

也之義河伯曰然則吾大天地而小毫末可乎疏夫形之大者無
過天地質之小

者莫先毫末故舉大舉小以明稟分有差河伯呈已所知詢於海若又解若以自足爲大吾河大於爾儀若以無餘爲小吾可小於毫末河伯既其領悟故物我均齊所以述已解心詢其可不也北海若曰否夫物量無窮注

物物各有量疏既領所疑答曰不可夫物之器量稟分不同隨之

率其所知抑以爲定時无止注死與生皆時行疏不在分無常

注得與失皆分疏所稟分命隨時變易終始无故注日新也疏復復終而

嘗不新是故大知觀於遠近故小而不寡注各自足也疏此下釋

也以大聖之知視於遠理察於近事大而不多注無餘也疏

故毫末雖小當體自足無所寡少也知量无窮注指而觀之知遠

多也不多則無奇不算則息企也知量无窮注指而觀之知遠

近大小之物各有量疏以大人之知知於物之器量大小雖異

窮也證疑今故注疑明也今故猶古今疏此下釋時無止義

大非小大則證明釋文證疑許亮反崔云往也向故造而不悶

古今無古今也郭云明也又虛丈反

注遙長也撥而不跛

注撥猶短也疏

遙長也撥短也既知古今

是故年命延長終不賦生而罷閭稟命

無古今則知壽夭無壽夭

促亦不欣企於遐壽隨變任化未始非吾

釋文撥專劣反郭而

不跛如字一本作企下注亦然家世父曰郭象注遙長也撥

近面可撥取也問如老子其政罔闕謂不詳明跛者所以行也

淮南子原道訓跛行喙息馬蹄驚蹇蹇爲仁蹇跛爲義謂煩勞

也知時無止順行之而已故者非遙無欲知時无止注證明古

視也今者非近無強致也郭象注未慳

今知變化之不止於死生也故不以長而飽短故爲跛也疏

此結前時察乎盈虛故得而不喜失而不憂疏此下得分無常

無止義也察乎盈虛故得而不喜失而不憂疏此下得分無常

有盈虛人事寧無得喪是以視乎盈虛之變達乎得喪之理知

故儻然而得時也不足爲欣偶爾而失命也不足爲戚也知

分之无常也注察其一盈一虛則知分之不常於得也故能忘

其憂喜疏此結前分明乎坦途注死生者日新之正道也疏此

釋終始無故義也坦平也塗道也不以死爲死不以釋文坦此

生爲生死生無隔故明乎坦然平等之大道者如此

但

主

子

長

壽

六

反故生而不說死而不禍疏夫明乎坦然之道者生也不足以

死生之不二何釋文不說音悅知終始之不可故也注明終始之

日新也則知故之不可執而留矣是以涉新而不愕舍故而不

驚死生之化若一疏此結前終釋文不愕五各舍故音捨計人之

所知不若其所不知注所知各有有限也疏強知者非真不知者

也不如其生之時不若未生之時注生時各有年也疏未生之時

無憂既生之後以其至小求窮其至大之域是故迷亂而不能

自得也注莫若安於所受之分而已疏至小智也至大域也夫

之大境而無窮之境未周有限之智已喪是故由此觀之又何

終身迷亂返本無由喪已企物而不自得也由此觀之又何

以知毫末之足以定至細之倪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窮至大

之域注以小求大理終不得各安其分則大小俱足矣若毫末

不求天地之功則周身之餘皆爲棄物天地不見大於秋毫則

顧其形象義自足耳將何以知細之定細大之定大也疏夫物

分各自不同大小雖殊而成得稱適若以小企大則迷亂失性

各安其分則逍遙一也故毫末雖小性足可以稱大二儀雖入

無餘可以稱小由此觀之至小之倪何必釋文之倪音詣郭五

米反下同河伯曰世之議者皆曰至精无形至大不可罔是信情乎

疏信實也世俗議論未辯是非貪言至精細者無復形質至廣

大者不可罔罔未知此理情智虛實河伯未達故有此疑也

北海若曰夫自細視大者不盡自大視細者不明注目之所見

有常極不能無窮也故於大則有所不盡於細則有所不明直

是目之所不逮耳精與大皆非無也庸詎知無形而不可罔者

哉疏夫以細小之形視於曠大之物者必不盡其宏遠故謂之

不可罔又以曠大之物觀於細小之形者必不曉了分明

故謂之無形質此並未出於有境豈是至無之義哉夫精小之微也埤大之殷也故異便

注大小異故所便不得同

精微小也埤大也欲明小中之

中天機自張

釋文埤

李普則反徐音孚謂盛也郭芳尤反崔音哀

之殷殷氣也

各有便宜也

故疏云大中之

異使

辨面反徐扶

此勢之有也

注若無形而不

可圖則無此異便之勢也

疏大小既異宜便亦殊故夫精粗者

期於有形者也

注有精粗矣故不得無形

疏夫言及精粗者必

面未能起於

釋文精粗

七胡反下同

无形者數之所不能分也不可

國者數之所不能窮也

疏無形不可割者道也至道深玄絕於

窮盡

釋文能分

字如

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

也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

注唯無而

已何精粗之有哉夫言意者有也而所言所意者無也故求之

於言意之表而人乎無言無意之域而後至焉

疏夫可以言辨

之粗法也。可以心意致得者，有物之精細也。而神口所不能言，聖心不能察者，妙理也。必求之於言意之表，豈期必於精粗之間哉？**釋文**不能論本或作論是故大人之行不出乎害人注大人者無

意而任天行也。舉足而投諸吉地，豈出害人之塗哉？**疏**夫大人

彼天行運而無心，故投諸吉地。出言利物，終不害人也。**不多仁恩**注無害而不自多其恩

疏慈澤類乎春陽而動不為利注應理而動而理自無害疏應

而動不為利釋文為利反不賤門注任其所能而位當於斯

耳，非由賤之故，措之斯職。**疏**禮榮辱一室，通故守釋文故措七

反貨財弗爭注各使分定疏寡欲知足，守分不貪，故不多辭讓

注適中而已疏率性謙和，用捨隨物，事焉不借人注各使自任

疏愚智率性，工拙憂情，終不多食乎力注足而已疏食於分內

不多貪求，不賤貪污注理自無欲疏體達玄道，故無情欲，非

疲勞心力，不賤貪污注理自無欲疏關荷貴清，潔脫於貪污，行

殊乎俗

[注]

已獨無可無不可所以與俗殊

[疏]

和光同塵無可不

行殊乎

[釋文]

行殊

下孟反下竟

不多

辟異

[注]

任理而自殊也

居正體

道故不多

躬辟而

[釋文]

辟異

反

爲在從眾

[注]從眾之

所爲也

[疏]

至人無心未嘗專己故

不賤

佞諂

[注]

自然正直

累貞不履

左道非

鄙賤

佞諂

後正直也

家世父曰大人之

行凡五事本不害人非爲仁也無貨賤貨利之在其心何有辭

讓也不導

人以爲利

何有食污也

行自殊

俗非爲異也

順從乎

眾非爲諂也事焉不借人如許行之云並耕而治糞煖而食不

多食乎力

如老子之云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願而民自

侯彼貪汚者

自止而無事乎賤之矣

郭象注未能分明

世之

留祿不足以爲勸戮恥不足以爲辱

[注]

外事不接於心

[疏]

夫高

官重

祿世以爲榮

則戮

落世以爲恥

既而體榮枯之非我

達達

之有時

寄來不足以勸

勸

寄去不足以爲辱

以羞辱也

家世父曰世

之爵祿

不足以爲勸

戮

恥不足以爲辱

仁讓無所施

貪請無所患

又何以爵祿戮辱爲也

郭象云外事

不接於

心談

知是非之不可爲

分細大之不可爲

倪

[注]故玄同也

心談

知是非之不可爲

分細大之不可爲

倪

[注]

故玄同也

[疏]

夫高

官重

祿世以爲榮

是以我盡之也不正故不與內稱也楊疏引徐逸注云宋公不親迎故伯姬未順爲夫婦故父母使卿致伯姬使成夫婦之禮以其責小禮違大節故傳曰不與內稱謂不稱夫人而稱女今按列女傳云伯姬以恭公不親迎故不肯聽命此徐說所本蓋子政所治春秋本穀梁家也其下文云還復公命公享之穆姜出於房云云與左傳合又云春秋詳錄其事爲賢伯姬與公羊傳合是此事本兼采三傳也顧氏廣所列女傳攷證云不肯聽命不見三傳蓋采他書也此未考服注何注徐注而止據杜注范注次之者則有齊孝孟姬列女貞順傳云齊孝孟姬華氏之長女齊孝公之夫人也好禮貞壹且齊中求之禮不備終不往齊國稱其貞孝公聞之乃修禮親迎於華氏之室遂納於宮三月廟見而後行夫婦之道其事雖未載於春秋然所述送女之誠詞與穀梁桓三年傳略同是必穀梁家相傳古義而子政采之也列女貞順傳云父母送孟姬不下堂母醴房之中結其衿纁誡之曰必敬必戒無違宮事父誡之東階之上曰必夙與夜寐無違命諸母誡之兩階之間曰敬之敬之必終父母之命夙夜無怠爾之衿纁父母之言謂何穀梁桓三年傳云禮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門諸母兄弟不出闈門父戒之曰謹慎從爾舅之言母戒之曰謹慎從爾姑之言諸母殷申之曰謹慎從爾父母之言今按說苑修文篇述諸侯親迎之禮云夫人受

琮取一兩屨以履女正笄衣裳而命之曰往矣善事爾舅姑以順爲宮室無二爾心無敢回也拜辭父於堂拜諸母於大門列女傳與說苑並出于政之手所述

送女誠詞蓋穀梁家之緒論也

以左傳考之魯僖公十八年

齊孝公卽位二十七年齊孝公薨

左氏傳十八年傳云夏五月宋敗齊師於鹹立孝公而還

夏齊孝公薨

孝公既卽位乃立孟姬爲夫人覈其時代在鄭

婦媯之後宋伯姬之前伯姬所配者宋公孟姬所配者齊侯其

位皆諸侯夫人而所行如此則賈服所謂大夫以上先廟見後

成昏者信有徵矣鄭婦媯所配者公子忽其位在諸侯夫人之

下卿大夫內子命婦之上而所行若彼則鍼子所譏先配後祖

者非無說矣春秋文公四年夏逆婦姜於齊穀梁傳以爲責其

成禮於齊范甯范邵復申明其說謂譏公而兼貶夫人

穀梁傳云其曰

婦姜爲其禮成乎齊也其不言公何也非成禮於齊也其不言

氏何也夫人與有貶也范甯注訓非爲責又引其從弟邵云夫

人能以禮自防則夫婦之禮不成於齊故譏公而夫人與焉夫不待反魯廟見而遽在齊成

昏較諸公子忽反鄭成昏更爲非禮不特與宋伯姬相反抑且

與齊孟姬迥殊宜其爲議禮者所責也然則觀於春秋褒伯姬

穀梁貶婦姜左傳譏鄭媼列女傳嘉孟姬可知大夫以上之昏

禮不同於士之昏禮固確然有憑矣左氏隱八年正義云按昏

士禮不待三月也今按賈服所言者大夫以上之昏禮非士之昏禮也正義所言殊嫌詞費若夫尙書言禹

娶塗山辛王癸甲據鄭康成注登用之年始娶於塗山氏三宿

而爲帝治水則是娶後始受治水之命安見其非先廟見後成

昏乎尙書正義云娶於塗山言其所娶之國耳非就妻家見娶也今按禹本崇伯之子其娶塗山氏當至崇國行廟見之

禮斷非就妻家成昏若後世黃婿之事正義之說是也呂氏春

秋音初篇云禹行功見塗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塗山氏之女乃令其妾候禹於塗山之陽此既娶以後禹往治水塗山氏歸甯母家之事耳吳越春秋卷四云禹三十未娶行到塗

山禹因娶塗山謂之女媾此因呂氏
春秋之語從而附會其說非實事也
卽如某氏傳以爲已嘗治

水輟事成昏

某氏傳云辛日娶妻至於甲日復往治水正義云
孔云復往則已嘗治水而輟事成昏也鄭意娶後

始受帝命娶前未治水也然娶後始受帝命當云聞命卽行不
須計辛之與甲日數多少當如孔說輟事成昏也今按禮記曲
禮云凡爲君使者已受命君言不宿於家禮運云三年之喪與
新有昏者期不使當洪水時以治水爲急故特改新昏不使之
條而謹守君言不宿之戒鄭注以爲既成昏始受命其說是也
公羊哀三年傳云不以家事辭王事以王事辭家事當治水時
以王事爲急故既娶猶過門不入豈未娶而輟事成昏某
氏傳以爲先治水後成昏其說非也今姑就傳說言之亦不

過出自一時權宜其不俟廟見而成昏正猶舜之不告父母而

先娶所謂非常之事不可以常禮論也何得執此而謂大夫以

上之昏禮本若是哉

左氏隱人年正義云禹娶塗山四日卽行
去而有啟生焉亦不三月乃配是賈之誤

也今按正義不知賈說合於古禮又不知某氏傳所言禹事係
變禮而非常禮惟知曲徇杜注而反謂賈說爲謬不亦悞乎

至於諸家釋先配後祖者鄭仲師以祖爲祭饌鄭康成以祖爲

祫道杜元凱以祖爲出告祖廟其說均有未安

杜注云禮逆必先告祖廟而

後行故楚公子圍稱告莊共之廟鄭忽先逆婦而後告廟故曰先配而後祖正義云鄭眾以配爲同牢食也先食而後祭祖無敬神之心故曰誣其祖也按昏禮婦既入門即設同牢之饌其間無祭祀之事先祭乃食禮無此文是鄭之妄也鄭元以祖爲祫道之祭也先爲配匹而後祖道言未去而行配按傳旣言入於鄭乃云先配而後祖甯是未去之事也若未去先配則鍼子在陳讓之何須云送女也沈氏欽韓幼學堂文稿先配而後祖解云若杜預之說乃似是而非者也貴爲國君世子且爲有禮之莊公乃不如楚之公子圍乎且鍼子已在鄭必灼然於耳目者乃疑杏於誣祖耳胡爲追按前此之過舉成事後之清議若先未告廟左氏豈不能出一語貶絕而待鍼子之定論也

沈氏欽韓以祖爲反告祖廟雖較

他說爲長

沈氏左傳補注云聘禮大夫之出旣釋幣於禰其反也復告至於禰忽受君父醮子之命於廟以逆其婦

反而不告至是爲墜成命而誣其祖又先配而後祖解云蓋禮有制幣之奉春秋有告至之文彼受命出疆循必告必面之義况昏禮之大者乎然則子忽之失失在不先告至將傳宗廟之重於嫡而情跬步之勞於祖已卽安伉儷焉是爲誣其祖也

然逆婦不反告祖廟其過較輕成昏不先見祖廟其過較重鍼

子不應捨其所重而讓其所輕沈氏既述反國告至之儀而兼

及廟見成婦之禮

沈氏左傳補注云徑安配匹始行廟見之禮又先配而後祖解云鍼子曰不為夫婦是則

孔子未成婦之義也

仍不越買服範圍之外特於大夫以上之昏禮未經

詳駁故為此游疑兩可之言耳

沈氏先配而後祖解云不知買所謂三月之內將築別宮而居

之抑祔與而不說纓也若謂大夫以上與士異經典無文以明

之今按禮記內則云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則鄭大夫本有

別宮可知天子諸侯之多別宮更不待言何必以更築別宮為

問又何必以祔與不說纓為疑至於大夫以上昏禮與士昏禮

異其說見於春秋三傳亦不得以為經典無文沈氏左傳補注

引玉篇集韻之饒女以解春秋三傳之致女是據俗禮以改古

注與列女傳所言不符其說未可從也 俞氏變力持祖道之說委曲附會以求通

俞氏癸巳類稿先配後祖義云計忽在陳三日則配已三日矣
辛亥日行乃祖祭陳鍼子不忠君命不樂此行言忽不當成昏
於陳當以親迎日即行苛辭書之以誣道神為誣其祖者春秋
時占驗家多斷章展轉生義昭公七年傳衛靈公名元孔烝錡
筮得屯史朝曰元亨又何疑焉昭十一年傳葬齊歸公不感晉
史趙曰必為魯郊歸姓也不思親祖不歸也陳鍼子說祖史朝

說元史趙說歸不爲典要一也今按口說可以斷章取義與禮不可以斷章取義俞氏此說可謂甚難而實非矣且自來釋左傳者於鍼子均無貶詞而俞氏獨以爲不忠君命未免好爲異論其說雖墨守康成然康成注

禮記坊記卽引伯姬歸宋季孫致女以證恐事之違婦不親夫

是先廟見後成昏之禮鄭君固當援據之矣禮記坊記云昏禮

舅姑承子以授壻恐事之違也以此坊民婦猶有不至者鄭注

云父戒女曰夙夜無違命母戒女曰毋違宮事不至不親夫以

孝舅姑也春秋成公九年春二月伯姬歸於宋夏五月季孫行

父如宋致女是時宋共公不親迎恐其有違而致之也今按說

文云親至也鄭注以不親夫釋不至蓋親可訓至至亦可訓親

所謂不親夫者卽列女傳所謂伯姬不肯聽命是鄭君之意固

以致女爲成昏矣其兼言孝舅姑者蓋以善事夫者必能孝於

舅姑故連類及之耳要之坊記言恐事之違鄭注言恐其有違

猶孟子言無違夫子皆以事夫之禮爲主與士其以祖爲祖道

昏禮言夙夜無違命無違宮事其義一而已矣乃駁五經異義之詞

詩魏風葛屨正義引駁異義云昏禮之君

義此條原文雖無可考然駁異義主當夕成昏也今按五經異

主先廟見後成昏之說蓋許君受業賈侍中異義多從其說也

禮記會子問正義云熊氏云如鄭義則從天子以下至於士皆當夕成昏舅姑沒者三月廟見故成九年季文子如宋致女鄭云致之使孝非是始致於夫婦也又隱八年鄭公子忽先配而後配鄭以祖爲祖道之祭應先爲祖道然後配合今乃先爲配合而後乃爲祖道之祭較左傳正義所引鄭說互有詳略疑皆駁異義之語蓋異義謂三月成昏故以祖爲廟見致女爲成昏此從賈注而援此證也駁異義謂當夕成昏故以祖爲祖道致女爲教孝此不從賈注而斥此證也合禮記左傳兩疏所引鄭說與詩疏所引鄭說參互考之可見駁異義之大指矣近之人輯錄駁異義者但采詩疏所引不采禮記左傳兩疏所引蓋因其未標駁異義之名也然致女成昏之禮三傳舊說彼此相同鄭君箴膏肓發墨守起廢疾三書皆不應牽涉及此若謂非駁異義之語則將以爲何書之語耶與禮注迥殊係早年未定之特無明文爲證止可附錄於後耳

論當以禮注爲正也禮記王制正義引駁異義云周禮所謂皆衛耳陳氏壽祺異義疏證云先鄭注周禮云征之者給公上事也此許君所據及鄭君引今之正衛之制是也然鄭君周禮太宰九賦注云賦口率出泉也今之算泉民或謂之賦此其舊名與鄉大夫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遂師之賦亦云以時徵其財征皆謂此賦也則周禮注不以征爲胥徒與駁異義自異也據此是駁異義在前注禮在後

偏執將已爲是，不知他以爲非，將我爲治，不知物以爲亂。故師心爲是，不見已上有非，師心爲治，謂言我身無亂，豈知治亂同源？是非無主，故治亂同源者，天地之理也。是非無主者，萬物之情也。暗於斯趣，故言未明也。

釋文：師是，師順也。師治，直吏反。

是猶師天而无地，師陰而无陽，其不可行明矣。

注：直皆同。

疏：夫天地陰陽相對而有，若使有天無地，則萬物不成，有陰無陽，則蒼生不立。是知師是而無非，師治而無亂者，必不可行。明然且語而不舍，非愚則誣也。

注：天地陰陽對生也，是非治亂

互有也。將奚去哉？**疏**：若夫師是而無非，師天而無地，語及於此，

釋文：不舍，音捨。帝王殊禪三代，殊繼差其時，逆其俗者，謂之

篡夫。**疏**：帝五帝也，王三王三代。夏殷周禪授也。繼續也，或宗族

相承，或讓與他姓，故言殊禪也。或父子相繼，或與兵篡

試，故言殊繼也。或遷速，差互不合，天時或氓俗未歸，遂於人等

是以之，增篡堯舜以紀嗣，白公効湯武以滅身，如此之流，謂之

釋文：篡夫，初患反。

也。下如字。

當其時，順其俗者，謂之義徒。**疏**：夫干

讓事跡不同，用捨有時，不可常執。至如湯武與兵，唐虞揖讓，上符天道，下合人心，如此之徒，謂之爲義也。默默乎河

伯女惡知貴賤之門小大之家

注俗之所貴有時而賤物之所

大世或小之故順物之跡不得不殊斯五帝三王之所以不同

也疏河伯未能會理故海若訶使忘言默默莫聲幸勿辭費也

夫小大無主貴賤無門物情顛倒妄爲臧否故女於何推

透而知貴賤大小之釋文女惡音汝後放河伯曰然則我何爲

家門乎言其不知也此下音烏乎何不爲乎吾辭受趣舍吾終奈何疏奈何猶如何也河伯雖

更請決疑遲遲問解釋我欲處涉人世攝術修道於何事而可爲

乎於何事而不可爲乎及辭讓受納進趣退舍取諸物務其事

云何願垂告北海苦曰以道觀之何貴何賤是謂反衍注貴賤

之道反覆相尋疏反衍猶反覆也夫貴賤者生乎妄執也今以

謂之反釋文反衍如字又以義反崔云無所貴賤乃反爲美也

案文選左太冲蜀都賦注引司馬反覆反芳服无拘而志與道大

寒注自拘執則不夷於道

疏而汝也夫修道之人應須放任而

通之理也

釋文與道大蹇

向紀韋反徐紀假反本或作與何少

何多是謂謝施

注隨其分故所施無常

疏謝代也施用也夫謝或聚少以成多或費

多以爲少故施用

代謝無常定也釋文謝施如字司馬云謝代也施用也无一

而行與道參差

注不能隨變則不齊於道

疏夫代謝施用多少適時隨機變化故

能齊物若執一爲行

釋文參

反林差初宜

無私德

注公當而已疏道之士望之嚴然端拱萬乘於

也私德

釋文嚴乎

之所同求

疏蘇蘇除長之貌也若取人之祭

釋文蘇蘇

乎其若四方之無窮其无所畛域

注泛泛然無所在

也夫至人立志周普無偏接

釋文泛泛

反字又畛

域于通反善兼懷萬物其孰承翼

注掩御羣生

反之分內而平往者也豈扶疏而承異哉疏懷藏也孰誰也言大聖慈悲兼懷庶

品平往而已終無偏愛誰復是謂无方注無方故能以萬物爲

有心拯掖而接承扶翼者也疏譬彼明鏡方茲幽谷逗機百變無定一方也萬物一齊孰短孰長注莫不皆足

疏萬物參差亭毒唯一道无終始物有死生注死生者無窮之

變耳非終始也疏虛通之道無終無始執滯之物妄計死注不恃

其成注成無常處疏應物無方超然獨化豈一虛一滿不位乎

其形注不以形爲位而守之不變疏譬彼陰陽春生秋殺盈虛

骸而拘持注欲舉之令去而不能釋文令去注力呈時

不可止注欲止之使停又不可疏夫年之夭壽時之賤促出乎

可舉而令去其去也不可止而消息盈虛終則有始注變化日

令住俱當任之未始非我也消息盈虛終則有始注變化日

新未嘗守故疏夫陰消陽息夏盈冬虛氣序循環終而復始是

混成之道變化日新循理直前無勞措意也

所以語大義之方論萬物之理也

疏前來所辨海若之談正是語大道之美方論萬物之

生理

者也物之生也若騾若驢

注但肯就用耳

疏夫生誠流於道之

騾如騾是尤百年

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

注故不可執而守

疏夫流動變化時代遷移迅若交臂騾如過隙故未有謂動而不變化言時而不遷移也

何爲乎何不爲

乎夫固將自化

注若有爲不爲於其開則敗其自化矣

疏紛亂

同稟天然安而任之必自

河伯曰然則何貴於道邪

注以其自

變化何勞措意爲與不爲

疏若使爲與不爲混一則凡聖之理均齊既任變化之自然又何貴於至道河伯更起斯問是以所疑

北海若

曰知道者必達於理達於理者必明於權明於權者不以物害

己注知道者知其無能也無能也則何能生我我自然而生耳

而四支百體五藏精神已不爲而自成矣又何有意乎生成之

後哉達乎斯理者必能遺過分之知遺益生之情而乘變應權

故不以外傷內不以物害已而常全也

疏夫能知虛通之道者必達深玄之實理達

深玄之實理者必明於應物之權智既明權智之無方故能安推而法化死生無變於己何外物之能害哉以答河伯之所疑大明至道

釋文五藏才服

至德者火弗能熱水弗能溺寒暑弗

能害禽獸弗能賊

注夫心之所安則危不能危意無不適故苦

不能苦也

疏至德者謂得至道之人也雖復和光混世處俗同處而不同四序所侵不為三災所害既得之於內

故外不能賊此明解道之可貴也

非謂其薄之也**注**雖心所安亦不使犯之**疏**

薄也所以水火不侵禽獸不害者惟心所安則傷不能傷也既不違避亦不輕犯之也**釋文**其薄如字推

之體著

言察乎安危

注知其不可逃也

疏所以傷不能傷者正言言察乎安危順之而不

可逃處之而常適也

南於禍福

注安乎命之所遇

疏南安也禍窮樂也禍通達也至德之人唯

變所適體窮通之有命達禍福之無門故所樂非窮通而所遇常安也

謹於去就

注審去就之非

已

疏謹去就之無定者取舍之有時雖復順物是移而恆居至當者

莫之能害也

注不以害為

害故莫之能害

[疏]一於安危具於禍福與化俱往故物莫能傷此總結以前無害之義

故曰天在

內人在外

[注]天然在內而天然之所順者在外故大宗師云知

天人之所爲者至矣明內外之分非爲也

[疏]天然之性想之內心人事所順

形乎外跡皆非爲也任之自然故物莫之害矣

[德在乎天]

悉人任知則流蕩失素也

[疏]至德之美在乎天然若悉人任知則流蕩天性

知天人之行本乎天位乎得

[注]此天

德之知自行而不出乎分者也故雖行於外而常本乎天而位

乎得矣

[疏]此真知也位居處也運具知而行於世雖步於物千變萬化而恆以自然爲本居於虛極而不喪其性動

而寂

[釋文]之行

[字]躡躡

而屈伸

[注]與機會相應者有斯變也

[疏]躡躡是退不定之貌也至人應世隨物污隆或屈或伸曾無定執趣人冥會以運機宜

[釋文]躡

文益反又持革反

[文]緣反

屈伸

[音]反要而語極

[注]知雖落天地事雖接萬物而

常不失其要極故天人之道全也

[疏]舉復混跡人聞而心恆澹靜常居極要而反本還源

所有語言皆發乎虛極

動不乖淑語不乖默也

未達玄妙更起此疑問

北海若曰牛馬四足是謂天落馬首穿

牛鼻是謂人

注人之生也可不服牛乘馬乎服牛乘馬可不穿

落之乎牛馬不辭穿落者天命之固當也苟當乎天命則雖寄

之人事而本在乎天也

疏夫牛馬稟於天自然有四脚非關人

自人意故謂之人然牛馬首可絡不知其爾莫辨所由

事雖寄乎人情應終歸乎造物欲順天人之一道故託牛馬之

也故曰无以人滅天

注穿落之可也若乃走作過分驅步失節則天理滅矣

疏夫因自然而加人事則屬絡之可也若乃穿

自然无以故滅命

注不因其自爲而故爲之者命其安在乎

疏夫率性乃動動不過分則千里可致而天命全矣若乃以驚駘

駢而驅馳失節斯則以人情事故毀滅天理危亡旦夕命其安

在乎豈唯馬

无以得殉名

注所得有常分殉名則過也

疏夫名

牛萬物皆爾

之可

病者無淫性之所得者有限若以有限之
得病無淫之名則天運減而性命凶矣
謹守而勿失是謂反

其真注真在性分之內疏夫愚智大壽窮通榮辱之自然者
有其分唯當謙固守持不逐於物得

於分內而不喪於道者謂反本還源復於
真性者也此一句總結前玄妙之理也
夔憐虺虺憐蛇虺憐

風風憐目目憐心疏憐是愛向之名夔是一足之獸其形如該
足似人脚而更踵向前也山海經云東海

之內有流波之山其山有狀如牛蒼色無角一足而行聲音
如雷名之曰夔昔黃帝伐蚩尤以夔皮冒鼓聲聞五百里也虺

百足蟲也夔則以少企多故憐虺虺則以有夔無故憐蛇蛇則
以小企大故憐風風則以暗慕明故憐目目則以外慕內故憐

心欲明天地萬物皆冥自然明暗有無無勞企羨故而任之自
合玄道倒置之徒妄心希慕故舉夔等之禽事以明天機之妙

理又解憐哀慕也夔以一足而跳躡憐蛇足之煩勞蛇以有
足而安行哀蛇無足而辛苦蛇有形而通樂感風無質而冥味

風以飄飄而自在憐目域形而滯著目以在外而明觀憐心處
內而暗塞欲明物情願倒妄起哀憐故託夔虺以救其病者也

釋文夔求應反一足獸也李云黃帝在位諸侯於東海流山得
奇獸其狀如牛蒼色無角一足能走出入水即風雨目

尤如日月其音如雷名曰夔黃帝憐音虺音貴又音玄司馬云
散之取皮以冒鼓聲聞五百里

憐音虺音貴又音玄司馬云
虺音貴又音玄司馬云

虺音貴又音玄司馬云
虺音貴又音玄司馬云

蛇曰吾以眾足行而不及子之無足何也

疏蛇以眾足而行而不及子之無足而速然

速有無稟之造化欲明斯理故發此疑問

蛇曰夫天機之所動何可易邪吾安用足

哉

注物之生也非知生而生也則生之行也豈知行而行哉故

足不知所以行目不知所以見心不知所以知俛然而自得矣

遲速之節聰明之鑒或能或否皆非我也而惑者因欲有其身

而矜其能所以逆其天機而傷其神器也至人知天機之不可

易也故捐聰明棄知慮魄然忘其所爲而任其自動故萬物無

動而不逍遙也

疏天然機關有此動用遲速有無釋文俛然亡

反蛇謂風曰子動吾脊脅而行則有似也今子蓬蓬然起於北

海蓬蓬然入於南海而似无有何也

疏脊膂也蓬蓬風聲也亦

行必動於脊膂也似像也蛇雖無足而有形像風無形像而鼓

動無方自北徂南擊揚溟海無形有力痛有所疑故陳此問庶

闕後釋文達達步東反徐扶公反李云風貌家世父曰玉篇

答也似肖也所以行者足也動吾背脊而行無足而

肖肖夫足也有形則有風曰然子達達然起於北海而入於南

海也然而指我則勝我爾我亦勝我雖然夫折大木蜚大屋者

唯我能也故以眾小不勝爲大勝也爲大勝者唯聖人能之注

恣其天機無所與爭斯小不勝者也然乘萬物御羣材之所爲

使羣材各自得萬物各自爲則天下莫不逍遙矣此乃聖人所

以爲大勝也疏風雖自北徂南擊揚溟海然人以手指搗於風

此小不勝也然而飄風卒起羊角乍騰則大屢爲之飛揚樓社

以之摧折此大勝也譬達觀之士蔽達揚波混愚智於羣小之

同二儀之覆載等三光之照燭此大勝也非下凡之所解唯聖

人獨能之爾亦有作爾字者釋文爾音秋李云藉也藉則削也

爾藉蓋也今不用此解也本又作踏子六反又七六

反迫也家世父曰李軌云爾藉也藉則削也本文作踏指者

手嚮之爾者足蹴之荀子強國篇曰楚縣吾前大燕踏吾後勁

魏鉤吾石楊條注歸
取也言職階於後也折大

反之舌 螢大 育飛又 快黃反 孔子遊於匡宋人

圍之數市而絃歌不悞

疏 觀止也宋當為衛字之誤也匡衛邑

曾使暴匡人孔子親似陽虎又孔子弟子顏克與陽虎同暴匡

邑克時復與孔子為御匡人既見孔子親似陽虎復見顏克為

御謂孔子是陽虎重來所以興兵圍 釋文 孔子遊於匡宋人圍

之數 色主 市子合反司馬云宋當作衛匡衛邑也衛人誤圍孔

與虎俱後克為孔子御至匡匡人共議克不悞 本又作悞 子路

又孔子答觀與虎相似故匡人共圍之 不悞 同丁劣反 子路

入見曰何夫子之娛也 疏 娛樂也匡人既圍理須憂懼而絃歌

本亦有作虞字者虞憂也 釋文 入見 賢遍 孔子曰來吾語女我

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 注 將明時命之

固當故奇之求諱 疏 諱忌也拒也窮否塞也通泰達也夫子命

免者豈非天命也求通亦久而不能得者不遇明時也夫時命

顯明斯理故寄之窮
諱而實無窮諱也

釋文吾語反

當堯舜而天下无窮人非

知得也富桀紂而天下无通人非知失也時勢適然注無爲勞

心於窮通之間

疏夫生當堯舜之時而天下太平使人如器恣

物皆失性故無通人但時屬夷險勢使之然非關運知有斯得失也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

勇也陸行不避兕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

烈士之勇也

注情各有所安

疏情有所安而忘其怖懼此起警也

釋文蛟音瀟

父音兕反

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

之勇也

注聖人則無所不安

疏聖人知時命達窮通故勇敢於危險之中而未始不安也此合

也

釋文大難乃且反

由處矣吾命有所制矣注命非已制故無所

用其心也夫安於命者無往而非逍遙矣故雖匡陳羸里無異

於棠極開堂也

疏處安息也制分限也告勸子路令其安心我稟天命自有涯分豈由人事所能制哉

釋

文開堂

音開

无幾何將甲者進辭曰以爲陽虎也故圍之今非也

請辭而退

疏

無幾何俄頃之時也既知是宜尼非陽虎故

文无幾

居起反

將甲

如字本亦作持甲

公孫龍問於魏牟曰龍少學先王

之道長而明仁義之行合同異離堅白然不可不可因百家

之知窮眾口之辯吾自以爲至達已

疏

姓公孫名龍趙人也魏牟魏之公子懷道抱德

賦穠風塵先王堯舜禹湯之迹也仁義五德之行也孫龍稟性

聰明率才宏辯著守白之論以博辯知名故能合異爲同離同

爲異可爲不可然爲不然難百氏之書皆用窮眾口之辯咸屈

生於衰周一時獨步弟子孔穿之徒祖而師之擅名當世莫與

爭者故曰矜此學問達於至釋文公孫龍問於魏牟司馬云龍

之公少學詩照長而張文之行下孟之知音今吾聞莊子之言

汎焉異之不知論之不及與知之弗若與今吾无所開吾喙敢

問其方

疏

喙口也方道也孫龍雖善於言辯而未體虛玄是故問莊子之言汎焉怪其奇異方覺己之學淺始悟莊

子語深豈直議論不如抑亦智力不

釋文 茫馬

莫剛反

論之力

達所以自絀其口更請益於魏牟

反及與音余下助所開如字本亦作關吾喙許穢反又昌銳反

公子牟

反

公子牟

隱机大息仰天而笑曰子獨不聞夫埴井之龜乎謂東海之鱉

曰吾樂與出跳梁乎井幹之止入休乎缺瓮之崖赴水則接腋

持頤蹶泥則沒足滅跗還奸蟹與科斗莫吾能若也

疏 公子體

超然物外識孫龍之淺辯鑿莊子之深言故仰天歎息而嗤笑

舉蛙鼃之兩臂明二子之勝負埴井猶淺井也蛙蝦蟆也幹井

欄也蟹井中累塼也跗屬趾也還顧視也奸井中赤蟲也亦言

是到結蟲也蟹小塼蟹也科斗蝦蟆子也腋臂下也頤口下也

東海之龜其形宏巨隨波游戲暫居平陸而蝦蟆小蟲處於淺

井形峇既秀居處不寬謂自得於井中見巨龜而不懼云我出

則跳梁井欄之上入則休息乎破磚之涯游泳則接腋持頤蹶

泥則滅跗沒足履蹶蝦蟹之類俯視科斗之徒逍遙快樂無知

我者

也

釋文 隱机

於新

大息

音埴井

音坎郭

之龜

反司馬云埴井

埴井也龜水蟲形似蝦蟆

慶藩案荀子正之蟹

必滅反字

亦作覽

吾

樂音洛下之跳音非幹古止反司馬云井闕也俗語之音

賦注引司馬云井幹井欄也積木存若欄也謝元暉同音

並視釋文所引爲詳又案幹當從木作幹說文正繁作幹

馭也漢書枚乘傳車極之統斷幹晉灼曰幹井上四交之徐

疑是蹶其月反泥則沒足減附方于反郭音附司馬云蹶沒也

還音旋司馬音蹶井中赤蠶也一名蠶爾雅云蠶蠶郭注云

結蠶音蟹戶員科斗且夫擅一壑之水而跨峙埒

井之樂此亦至矣夫子奚不時來入觀乎注此猶小鳥之自足

於蓬蒿蔬擅專也時安也蛙呼聲爲夫子言我獨專一壑之水

遊涉夫于何不暫時降步入觀釋文夫擅市戰反一壑火名東

下邑乎以此自多矜夸於鼃也

海之鼃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繫矣注明大之不遊於小非樂然

疏繫拘也。堦井狹小，海龍巨大，以小變大。**釋文**已繫，豬立反。司

理不可容，故右膝幾下面已遭拘束也。**釋文**已繫，豬立反。司

三蒼云：非樂音岳，又於於是遼遼而却告之海曰：夫千里之遠，不

足以舉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疏**遼遼從容也。七尺曰

厓，以拘於是遼遼，卻退告蛙大海之狀。夫世人以千里為遠者，

此未足以語海之寬大，以千仞為高者，亦不足極海之至深。言

海之深大，非人所測度。**釋文**遼七旬，禹之時十年九潦而水弗

為加益，湯之時八年七旱而崖不為加損，夫不為頃久推移，不

以多少進退者，此亦東海之大樂也。**疏**頃少時也，久多時也。推

禹治之有功，故稱禹時也。而竟十年之中，九年遭潦，股湯入歲

之閒，七歲遭旱而早崖不加損，潦亦水不加益，是明滄波浩汗

風渺深宏，不為頃久推移。豈由**釋文**九潦音弗為，于偽反。頃久

司馬云猶

早曉也。於是堦井之龍聞之，適適然驚，規規然自失也。**注**以

小養大故自失。**疏**適適驚怖之容，規規自失之貌。蛙擅堦井之

美自言天下無過忽聞海龍之談，茫然喪其

所謂是以適適見規驚而自失也而公孫龍學先王之道為仁
義之行困百家之知窮眾口之辯忽聞莊子之言亦猶井蛙之
逢海釋文適適蛤赤反又丈革規規如字又盧彼反李徐紀

貌也釋文適適反郭菟狄反規規反適適規規皆驚視自失
且夫知不知是非之竟而猶欲觀於莊子之言是猶使蚊負

山商鉅馳河也必不勝任矣注物各有分不可強相希効疏

馬蚊也亦名商距亦名且渠孫龍雖復聰明性識但是俗知非
真知也故知未能窮於是非之境而欲觀察莊子至理之言者

亦何異乎使蚊子負於邱山商鉅馳於河釋文之竟音境

海而力微負重智小謀大故必不勝任也音境蚊音
商鉅音渠郭音巨司馬云商鉅數名北不勝音可強其丈且夫

知不知論極妙之言而自適一時之利者是非埒井之澗與疏

孫龍所學心知狹淺何能議論莊子窮微極妙之言耶祇可辯
析是非適一時之名利耳以斯為道豈非坎井之濫乎此結譬

也且彼方甌黃泉而登大皇无南无北夷然四解淪於不測无

東无西始於玄冥反於大通注言其無不至也疏也此喻也亦極

年遠來學步既乖木性未得道國之能始已効釋文壽陵餘子

人更失壽陵之故是以川手据地制詞而還也度薄案餘子

司馬云壽陵邑名音那氏之子弟周音小司徒凡國之大事

未應丁夫為餘子音寒致民大故致餘子音鄭司農云餘子謂養也以其羨卒也蓋國之

大事則致正卒大故則并羨卒而致之也逸周書韃匡篇成年

餘子務蕪年餘餘子務積年餘餘子務運音食貨志餘子音

亦在於序室蘇林曰未任役為餘子即司馬未應丁夫是也音

音符又音服今子不去將忘子之故失子之業疏莊子道

獨超方外孫龍雖言辯宏博而不離域中故以孫學莊談終然

得理若使心生企向躊躇不歸必當失子之學業忘子之故步

此合喻也公孫龍口喏而不合舌舉而不下乃逸而走疏吐間也逸

莊子之談以過視聽之表復見魏牟之說更超言象之外內殊

外隔非孫龍所知故口開而不能合舌舉而不能下是以心神

恍惚形體釋文口喏起據反司馬云開也莊子鈞於濮水楚王

奔馳也釋文口喏起據反司馬云開也莊子鈞於濮水楚王

使大夫二人往先為曰願以境內累矣疏

濮水名也周東郡今濮州濮陽縣是也楚

王楚威王也莊生心處無為而寄跡綸鈞楚王知莊生賢達屈

為卿輔是以齎持玉帛爰發使命詣於濮水先述其意願以國

臣之

境之內委託賢人王事

釋文 蕞水

音卜陳地水也

楚王

司馬云威王也

先焉

言也莊子持竿不願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筭

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甯其死為雷骨而貴乎甯其生而曳

尾於塗中乎

疏 龜有神異故列之而下可以決吉凶也盛之以

此龜者甯其生遠害曳尾於泥塗之中豈欲列骨而名取

貴廟堂之上邪

是以莊生深達斯情故放然而不願之矣

釋文

李云蕞之以巾

二大夫曰甯生而曳尾塗中

疏

大夫率性以答莊生適可生

而曳尾不能死而甯骨也

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

注 性各有所安也

疏 莊子保高尚之志貴山海之逸心類澤

遠往庶全我

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

疏 姓惠名施宋人為梁惠

之無為也

釋文

惠子相

惠亮反

梁相梁

或謂惠子曰莊

子來欲代子相

疏 梁國之人或有來者知莊子才高德大正必

言也於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注陽兵整旅疏惠子之

為貨錄心靈恐情慮有防危故揚兵釋文子恐反巨勇搜字六作

重兼三日三夜釋文索困中尋訪莊子釋文子恐反巨勇搜字六作

云末也盧文弨曰今本作搜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其

名為鷦鷯子知之乎夫鷦鷯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

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鳴得腐鼠鷦鷯過之仰而視

之曰鷦鷯鷦鷯鷦鷯之屬亦言鳳子也練實竹食也醴泉泉甘

之物非梧桐不止非冥海不停非竹實不食非醴泉不飲而凡

滯溺榮華心貪爾相豈知莊子清高無情爭奪釋文鷦鷯於袁

其奪己也詩箋云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邪注言物嗜好

不同願各有極疏鷦鷯以鷹鼠為美仰嚇鷦鷯惠以國釋文嗜時

反好呼報

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

疏

濠是水名在淮南鍾離郡今見有莊子之

墓亦有莊惠遊遊之所石絕水爲梁亦

釋文

濠梁本亦作濠音

言是濠水之橋梁莊惠清談在其上也

水名也石絕水曰梁疏文弼曰今本豪作濠

鯁魚白鯁也從容放逸之貌也夫魚遊於水鳥棲於陸各

率其性物皆適意而莊子善達物情所以故知魚樂也

鯁魚徐音條說文直雷反李音由白魚也爾雅云鯁黑鯁郭注

同此書內多混用又鯁黑鯁從容七音魚樂音洛注下皆同

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疏惠施不體物性妄起質

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注微以起明相非而不可以相知之義耳子

非我尚可以知我之非魚則我非魚亦可以知魚之樂也疏若

我非魚不得知魚子既非我何得知我若子非我尚得知我我雖非魚何妨知魚反而質之令其無難也

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注舍其

本言而給辯以難也

疏

惠非莊子故不知莊子莊必非魚何問知魚之樂不樂不知之義於此無涉給

其本宗給

辨以難

乃且

莊子曰請循其本

疏循猶尋也惠

稟初逐末失其論宗請尋其源

自當無難循本之義列在下文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

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注尋惠子之本言云非魚則無

緣相知耳今子非我也而云汝安知魚樂者是知我之非魚也

苟知我之非魚則凡相知者果可以此知彼不待是魚然後知

魚也故循子安知之云已知吾之所知矣而方復問我我正知

之於濠上耳豈待入水哉夫物之所生而安者天地不能易其

虛陰陽不能回其業故以陸生之所安知水生之所樂未足稱

妙耳

疏

子曰者莊子稱惠之辭也惠子云子非魚安知魚樂者足明惠子非莊子而不知魚也且子既非

我而不知我知我而問我本何妨我非魚而知魚知魚而欲魚夫

物性不同水陸殊致而達其理者體其情足以濠上彷徨知魚

之適樂鑒照羣品豈入水哉故寄釋文方復扶又其處昌處反

外至樂第十八釋文以義樂音

天下有至樂无有哉有可以活身者无有哉注忘歡而後樂足

樂足而後身存將以為有樂耶而至樂無歡將以為無樂耶而

身以存而無憂疏此假問之辭也至極也樂歡也言寰宇之中

釋文至樂音洛篇內不出者皆同至極也樂歡也今奚為奚據奚避奚處奚就奚

去奚樂奚惡注擇此入者莫足以活身唯無擇而任其所遇乃

全耳疏奚何也今欲行至樂之道以活身者當何所為造何所

樂何所嫌惡而合至樂之道釋文奚惡烏路夫天下之所尊者

富貴壽善也所樂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疏天下所尊

富足財寶貴盛榮華壽命遐長善名令譽所欲樂者滋味爽所

口麗服榮身玄黃悅目宮商娛耳若得之者則為據處就樂所

下者貧賤天惡也

[疏]

貧窮卑賤天折惡名世間以爲下也

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

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聲若不得者則

大憂以懼其爲形也亦慮哉

[注]

凡此失之無傷於形而得之有

損於性今反以不得爲憂故慮

[疏]

凡此上事無益於人而流俗以不得爲苦既不適情遂憂

愁懼慮如此修爲形體豈不甚惡哉

夫富者苦身疾作多積財而不得盡用其爲

形也亦外矣

[注]

內其形者知足而已

[疏]

夫富豪之家勞神苦思馳聘身力多聚錢財積

而不散用何能盡內其形者豈其如斯也

夫貴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其爲形也亦

疏矣

[注]

故親其形者自得於身中而已

[疏]

夫位高慮遠疎重憂深是以晝夜思量

可者否勞形忧心無時暫息其爲形也不亦疏乎

人之生也與憂俱生壽者悄悄久憂

不死何苦也其爲形也亦遠矣

[注]

夫遺生然後能忘憂忘憂而

後生可樂生可樂而後形是我有富是我物貴是我榮也

[疏]

氣頑癡生而憂戚雖復壽考而精神憊闕久憂不死釋文情情

翻成苦哉如此爲形豈非疏遠其於至樂不亦謬乎釋文情情

音昏又 烈士爲天下見善矣未足以活身吾未知善之誠善邪

誠不善邪若以爲善矣不足活身以爲不善矣足以活人注善

則適當故不用疏誠實也夫忠烈之士忘身徇節名傳今古

也不足以活身命善必虛也不應養活蒼生類諫諍而故曰忠

太平此足以活人也爲忠烈而被戮此不足以活身也

誠不聽蹲循勿爭注唯中庸之德爲然疏蹲循猶順從也夫爲

以忠誠之心匡諫君若不聽則須辱釋文蹲七句反郭音循音

循休止若逆強爭必遭刑戮也

又音 勿爭 爭鬪之爭下同 家世父曰外物篇於家水釋文

蹲古作踰玉篇足部踰退也走部退也踰退字同漢書運行

爲圖作循行踰循猶退也 慶善案踰循即退速廣雅速是

初退也管子戒篇作退通轉 小同篇作退循 子晏子問

篇作遠通又作遠循漢書平常傳賈作遠通萬章傳作遠循三

道注作遠通字

異而義實同 故夫子胥爭之以殲其形不爭名亦不成誠有

善无有哉

注故當緣督以爲經也

疏

吳王夫差荒淫無道子胥忠諫以遭殘戮若不諫諍

忠名不成故諫與不諫善與不善誠未可定矣

今俗之所爲與其所樂吾又未知樂之

果樂邪果不樂邪

疏

果未定也流俗以貪樂爲心以色聲爲樂未知此樂決定樂耶而倒置之心未可謂

也吾觀夫俗之所樂舉羣趣者諍諍然如將不得已

注舉羣趣

其所樂乃不避死也

疏

諍諍趣死貌也已止也舉世之人羣聚趣競所歡樂者無過五座食求至死未

能止息

釋文諍諍

戶耕反徐若耕反又胡挺反李云趣死貌崔云以是爲非以非爲是諍諍本又作諍諍

而皆曰樂者吾未之樂也亦未之不樂也

注無懷而恣物耳

而世俗之人皆用色聲爲上樂而莊生體道忘淡故不見其樂亦不見其不樂也

果有樂无有哉吾以

无爲誠樂矣

注天無爲之樂無憂而已

疏

以色聲爲樂者未知決定有此樂不若以

莊生言之用虛淡無爲爲至實之樂

又俗之所大苦也故曰至樂无樂至譽无譽

注俗以輕鎗爲樂美善爲譽

疏

俗以富貴榮華鎗金鎗玉爲上樂用美言佞善爲令譽以無爲

恬淡寂寞虛淡爲憂苦故知至樂
以無樂爲樂至喜以無喜爲喜也
釋文 鏗 苦 精 鎗 天下是

非果未可定也雖然無爲可以定是非
注 我無爲而任天下之

是非是非者各自任則定矣
疏 夫有爲執滯執是執非而是非
無主故不可定矣無爲虛淡忘

是忘非既無是非
至樂活身唯無爲幾存
注 百姓足則吾身近

存也
疏 幾近也存在也夫至樂無樂常適無憂可以養
活身心終其天命唯彼無爲近在其中者矣
釋文

近乎
附近 請嘗試言之天無爲以之清地無爲以之甯
注 皆自

清甯耳非爲之所得故兩無爲相合萬物皆化
注 不爲而自合

故變化若有意乎爲之則有時而滯也
疏 天無心爲清而自然
情虛地無心爲甯而

自然甯靜故天地無爲而儀相合升降矣
無而萬物化生若有心爲之卽不能已
芒乎芴乎而无從出

乎
注 皆自出耳未有爲而出之也
釋文 芒乎 李音荒又呼 芴乎

音想
下見 芴乎芒乎而无有象乎
注 無有爲之象
疏 夫二儀造化生

物無心恍惚芒

味參差難測尋其從出莫知所由視其形容竟無象貌復論昔

勞互其文耳慶藩案芬芒忽忽荒也禮輝散賦然記相狀

賦法去結結案淮南原道篇游河游香忽恍前注忽恍無形之

乘文選七發李注引淮南止作忽荒人問篇曰朝列乎忽荒之

上賈誼鵬賦寥廓忽荒萬物職職皆從無爲殖注皆自殖耳疏

今與道翔翔是其義

職職繁多貌也夫春生夏長庶物繁多孰使其然皆自釋文萬

生耳尋其源流從無爲種植既無爲種植豈有爲耶

萬職職謂各有主而區別盧文弨曰舊殖講通今改正故

曰天地無爲也而無不爲也注若有爲則有不齊也人也孰能

得無爲哉注得無爲則無樂而樂至矣疏孰誰也夫天地清幽

化而無不爲也凡俗之人心靈暗昧耽滯有欲誰能得此無爲

哉言能之者乃至善也若得之者便是德合二儀冥符至樂也

莊子妻死惠子弔之疏莊惠二子爲淡水素交莊子則方箕踞

鼓盆而歌疏箕踞者垂兩腳如箕形也盆瓦缶也莊子知生

歌垂兩腳其屬釋文箕踞音盆謂瓦

數然自樂據盆也惠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

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

其妻居處長養子孫妻老死亡竟不哀哭非於

人理足是無情加之

黃歌一何太甚也

釋文長子反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

我獨何能无概然

然猶如是也世人皆欣生惡死哀死樂生故我初聞死之時何能獨無概然驚歎也

釋文无概

古代反司馬云感也又音骨哀亂貌

察其始而本无生非徒无生也而

本无形非徒无形也而本无氣

莊子聖人妙達根本故觀察初始本自無生未生之前亦

無形質無形質之前本復無氣從無生有假合而成是知此身不足惜也

雜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

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爲春夏秋冬

四時行也

疏大道在恍惚之內造化芒昧之中雜清濁變成

育且從無出有變而爲生自有還無變而爲死死而生來死往變化循環本對春秋冬夏四時代序是以達人觀察何哀樂之有

人且偃然寢於巨室而我嗷嗷然隨而哭之自以爲不通乎

命故止也

注未明而概已達而止斯所以壽有情者將令推至

理以造累也疏俄然安息貌也巨室謂天地之間也且夫息我

自覺不通天命故釋文巨室以天地爲室也噉噉古亮反又將

止哭而鼓盆也釋文巨室以天地爲室也噉噉古亮反又將

令力呈支離叔與滑介叔觀於冥伯之丘崑崙之虛黃帝之所

休疏支離謂支體離析以明忘形也滑介猶骨節也器骨稍捷

也崑崙人身也言神智杳冥堪爲物長崑崙玄遠近在人身上

墟不平俯同世俗而黃帝聖君光臨區宇休心息智寄在凡庸

是知至道幽玄其則非遠釋文支離叔與滑介音骨崖音寄在凡庸

故託二叔以彰其義也釋文支離叔與滑介音骨崖音寄在凡庸

支離忘形滑介忘智冥伯之丘李云丘名崑崙反力門之虛音所

言二子乃識化也李云丘名崑崙反力門之虛音所

休也休息俄而柳生其左肘其意蹶蹶然惡之疏蹶蹶驚動貌

木者棺槨之象此是將死之徵也二叔遊於崑崙觀釋文左別

於變化俄頃之間左臂生柳蹶然驚動似欲惡之也釋文左別

竹九反司馬本作册音跋云册足上也家世父日說文痛屈

也玉篇痛速因廣韻痛因起疾說文本以意爲寄因痛之生於

身假借者也人之有生本假借也皆蹶蹶紀衛反惡之後皆同

支離叔曰子惡之乎疏相與觀化貴在虛忘然驚動似有嫌惡也滑介叔曰亡子

何惡疏亡無也觀化之理理在忘懷我本無身何惡之有也生者假借也假之而生生者

塵垢也疏夫以二氣五行四支百體假合結聚借而釋文垢也成身是知生者塵垢穢累非真物者也

苟死生爲晝夜疏能以生爲晝以死爲夜故天不音且吾與子觀化

而化及我我又何惡焉注斯皆先示有情然後尋至理以遣之

若云我本無情故能無憂則夫有情者遂自絕於遠曠之域而

迷困於憂樂之竟矣疏我與子同遊觀於變化而及我斯乃

合至樂也釋文之竟音境莊子之楚見空獨懷曉然有形撒以馬捶因

而問之疏之道也雖然無潤澤也撒打擊也馬捶猶馬杖也莊

擊因而問之欲明死生之理釋文獨音樓音曉音苦音堯音反音徐音又音許

均齊故寄獨樓寓言答問也司馬李云白骨撒音苦音堯音反音又音古音的音反音說音馬音捶音樓音堯音反音又音許

貌有枯形也撒文作擊云旁擊也馬捶樓音堯音反音又音許

子貪生失理而爲此乎

疏夫子貪欲資生失於道理致將子有亡國之事斧鉞之誅而爲此乎

疏使天折於命而骸骨爲此乎

疏行將子有亡國之事斧鉞之誅而爲此乎

子有不善之行愧遺父母妻子之魂而爲此乎

疏或行姦盜不

共惡人倫所恥道愧父母羞

釋文愧遺唯季

將子有凍餒之患

而爲此乎

疏餒餓也或遊學他鄉衣糧乏盡患於飢凍死於此乎

釋文凍反

餒奴罪將

子之春秋故及此乎

疏春秋猶年紀也將子有黃髮之年

於是

語卒援觸骸枕而臥

疏卒終也援引也初逢枯骨以馬杖而

文援

音枕而針鳩反

夜半觸骸見夢日子之談者似辯士視子所

言皆生人之累也死則无此矣子欲聞死之說乎

疏撥於此子所言皆是

生人之累患欲論死道則無此憂虞子是生人

釋文見夢賢通

願欲聞死人之說乎

疏然許觸骸

莊子曰然

觸骸曰死无君於上无臣於下亦无四

欲其死說

觸骸曰死无君於上无臣於下亦无四

觸骸曰死无君於上无臣於下亦无四

時之事從然以天地爲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

疏夫死者

於天骨肉歸乎土既無四時炎涼之事常有君臣上下之累乎

從容不復死生故與二儀同其年壽雖南面稱孤王侯之樂不能

過也釋文從然七容反從容也李莊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復生

子形爲子骨肉肌膚反子父母妻子閭里知識子欲之乎

疏莊子不信獨體之言更說生人之事欲使司命

之鬼復骨肉反妻子歸閭里願欲之乎

釋文復生音服又體深贖楚頰曰吾安能棄南面王樂而復爲人閒之勞乎

注舊說云莊子樂死惡生斯說謬矣若然何謂齊乎所謂齊者生時

安生時安死時安死生之生既齊則無爲當生而憂死耳此莊子

之旨也

疏深贖楚頰憂愁之貌也既聞司命復形反於鄉里於

面王之

樂耶

釋文深贖

音楚

本又作頰

又作頰

於葛反李云

而復扶

頰淵東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下席而問曰小子敢問回東

之齊夫子有憂色何邪

疏

顏淵自西之東從魯往於齊聞欲將

返棧故有憂色於是子貢避席三皇五帝之道以教齊侯尼父恐不自稱小子故問夫子憂色所由孔子曰善哉汝問昔者管子有

言曰甚善之曰褚小者不可以懷大綆短者不可以汲深

疏

受也懷包藏也綆汲索也夫容小之器不可以藏大物短促之

繩不可以引深井此言出管子之書孔丘善之故引以為譬也

釋文褚小音義引通俗文曰裝衣曰衿說文繫傳褚衣之裳也

集韻囊也字或作衿說文衿幅也所以盛米又曰衿載米衿也

繫傳曰衿囊也左成三年傳鄭賈人有將實於褚中以出蓋褚

可以囊物亦可綆格猛反汲居及夫若是者以為命有所成而

以囊人者也汲索也反夫若是者以為命有所成而

形有所適也夫不可損益注故當任之而已疏夫人稟於天命

受形造化情好咸著所適方之身鶴釋文所適適或吾恐回與

齊侯言堯舜黃帝之道而重以燧人神農之言彼將內求於己

而不得不得則惑人惑則死注內求不得將求於外舍內求外

非惑如何疏黃帝堯舜五帝也燧人神農三皇也恐釀回將三

執持聖述不逆機緣齊侯聞此大言未能領悟求於己身不

能得解脫不得解則心生疑惑於是忿其勝已必殺顏回釋

文皇帝謂三皇五帝也司馬本作黃帝盧文弨曰今而重用

反舍內捨音且女獨不聞邪昔者海鳥止於魯郊魯侯御而觴之

于廟奏九韶以為樂具太牢以為膳疏郭外曰郊御迎也九韶

也昔有海鳥名曰爰居形容極大頭高八尺避風而至止魯東

郊實是凡鳥而妄以為瑞臧丈仲祀之故有不智之名也於是

奏韶樂設太牢迎於太廟之中而觴宴之也此臧文仲用釋文

為神鳥非關魯侯但飲鳥於魯廟之中故言魯侯觴之也

且女音汝海鳥司馬云國語曰爰居也止魯東門之外三日滅

舉頭高八尺樊光注爾雅云形似鳳凰慶濤案文選江文通

雜體詩注引司馬云海鳥爰居也故拜觴賦類賦賦賦不

苦釋文御而音觴音傷于廟司馬云飲之九韶常遙反鳥乃眩視

憂悲不敢食一臠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疏夫韶樂太牢乃美

非所餐聽故目眩心悲數日而死亦猶三

皇五帝其道高遠施之齊侯非所聞之也

釋文眩左偏反司馬

視如字徐里轉此以已養養鳥也非以鳥養養鳥也

疏半陽

是養人之具非養鳥之物也亦猶顏回

以已之學術以教於齊侯非所樂也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栖

之深林遊之壇陸浮之江湖食之鰕鰾隨行列而止委蛇而處

疏壇陸湖渚也鰕泥鰕也鰾白魚子也逶迤寬舒自得也夫養

以鳥養之法宜栖茂林放洲渚食魚子浮江湖遊草飛自開故此

率已所行逍遙自得無所企羨也

釋文壇大丹反司馬本作澶

食之鰕音條又音攸李徒由反一音山隨行戶剛委於危地

以支反彼唯人言之惡聞奚以夫說說爲乎咸池九韶之樂張

又加字

之洞庭之野鳥聞之而飛獸聞之而走魚聞之而下入人卒聞

之相與還而觀之

疏奚何也說喧聒也咸池堯樂也洞庭之野

好魚鳥諸物惡聞其聲愛好則繞而觀之惡聞則高飛深入既有欣有惡入音何用爲乎

釋文說說乃交咸

池堯樂之樂如人卒寸忽反司馬音還而旋音患又魚處水而生

人處水而死彼必相與異其好惡故異也疏魚好水而惡陸人

人魚稟性各別好惡不同故死釋文其好呼報故先聖不一其

能不同其事注各隨其情疏一其能各稱其情不同其事也是

知將三皇之道以說齊侯者深不可也名止於實義設於適是之謂條達而福持

注實而適故條達性常得故福持疏夫因實立名而名以召實

名而義者宜也隨宜施設適性而已不用捨効列子行食於

道從見百歲僂僂捷達而指之曰唯子與汝知而未嘗死未嘗

生也注各以所遇爲樂疏捷拔也從傍也樂寇困於行李食於

歲者舉其大數爾體隱在蓬草之下遂拔卻蓬草因而指光與

言然而儼以生爲死以死爲生列子則以生爲生以死爲死生

死各執一方未足爲定釋文道從如字司馬云從道旁也木或

故未嘗死未嘗生也虛文昭曰殷敬順列

于天瑞篇釋文云莊子從作從司馬云徒道旁也木或作從與

此木異慶藩案道從當為道徒之誤從徒形相似故徒誤為

從列子天瑞篇捷居韋反徐紀偃反又起處迷步東反徐扶公

正作食於道徒捷反司馬云拔也或音厥達反慶藩案捷

通作寒離騷朝寒批之木蘭疏枝翔此爾雅荦拳也樊光曰寒

猶拔也釋文拳九鞏反漢書季布傳若果養乎子果歡乎

養之實未有定在疏汝欣冥冥果有怡養乎我悅人倫人

釋文若果一本作汝果元養司馬本作子果元嘉本歡乎

唯云呼聲謂生也俞樾曰養讀為恙爾雅釋詁恙愛也若果

恙乎子果歡乎恙與歡對猶憂與樂對也言若之死非愛子之

生非樂也恙與養古字通詩二子乘舟篇中心養養種有幾

傳訓養為憂即本雅詁矣司馬本養作存乃字之誤種有幾注

變化種數不可勝計疏陰陽造物轉變無窮論釋文種章勇反

有幾反

居豈

可勝

升得

水則

為

豈

疏

有故

更相

繼續也

則為豈

此古絕字徐音絕今讀音繼司馬本作繼云萬物皆有

兆朕得水土氣乃相繼而生也本或作斷又作續斷

盧文弨曰古絕字當作鶴此鶴乃繼字家世父曰釋文引司馬本作繼言萬物雖有兆厥得水士乃相繼而生也亦或作斷又作續斷疑作續斷者是也說文賈水鳥也爾雅賈牛脣郭注引毛詩傳水鳥也如賈斷寸寸有節賈續字即本草之云續斷也

得水士之際則爲鼃蟻之衣

疏 鼃蟻之衣青苔也在水中釋

文得水土之際則爲龜

反 戶 蟻 步 田 反 徐 扶 賢 反 郭 父 之 衣 司

云言物根在水土際布在水中就水上視不見生於陵屯則爲

陵駟

疏 屯阜也陵駟車前草也既生

釋文生於陵屯司馬音徒

也郭

音純則爲陵駟

音昔司馬云言物因水成而陸產生於陵屯化

不知其祖言物化無常形也人之死也

陵駟得鬱棲疏 鬱棲也陵

亦或化爲草木草木之精或化爲人也

鳥既老變

則爲鳥足疏 龔 龔 復 化 生 鳥

釋文陵駟得鬱棲則爲

爲龔土也

則爲鳥足

疏 龔 龔 復 化 生 鳥

釋文陵駟得鬱棲則爲

鳥足

司馬云鬱棲處名鳥足草名生水邊也言鬱棲在陵駟之

足也

家世父曰爾雅茅苜馬駟郭注今澤葛一日水鳥一日馬鳥一日澤鳥三

屢衣爾雅葛鳥郭注今澤葛一日水鳥一日馬鳥一日澤鳥三

者同類而所生不同陸機詩疏黃澤鳥葉如車前同類亦云澤
鳥生淺水中則陵鳥生於陵屯化作車前改名鳥足之根爲蜚蝥其葉
水成而陸產生於陵屯化作車前改名鳥足之根爲蜚蝥其葉

爲胡蝶胡蝶竹也疏蛸蝥蝥也竹胡蝶名也變化無釋文鳥

足之根爲蛸音齊御覽九百四十八引司馬云鳥足草名生水

邊蛸蝥也其葉爲胡蝶音蝶司馬云胡蝶蝥也草胡蝶竹

也一名胥俞樾曰釋文曰胡蝶竹也一名胥此失其義當屬

兩文相對千日爲鳥言其久也胥也化而爲蟲與下文鶉撮千日爲鳥

天瑞篇釋文曰胥少也謂少時也得其義矣家世父曰釋文

引司馬云胡蝶一名竹也疑胥也不當爲胡蝶之名爾雅蝥鳥

志龍蝥有五色者槐蝥有采有節爾雅所云桑爾傍爲棘藹葉

爾雅爾皆蝥類也老而成蝥則爲胡蝶胡蝶生卵就火取溫又

成蝥生於窠下者就溫也埤雅云爾生蟻蟻生卵邪注爾雅蝥

罷卽益蟻疏謂蝥所變是也胡蝶與蝥之屬互相化胥也

云者謂互相化也博雅原蠶其化而爲蟲生於窠下其狀若脫

黃輓皆

生乎九猷

音由李云九宜爲久久老也猷蟲名也

虛

蟲名 生乎九猷

文弼曰案列子作斯彌爲食蝨類恪食蝨類

生乎九猷九猷生乎膏芮

是粉

釋文膏 莫豆反又莫住

芮 如銳反徐

生乎腐

音火蟲也亦言

鼠蟲

反又亡角反

芮 如銳反徐

生乎腐

音火蟲也亦言

馬云亦蟲名也爾雅云

一名守瓜一云粉鼠也

羊奚比乎不羶久竹

並草

比 毗志

乎不羶 息尹反司馬云羊奚草名根似蕪菁

與久竹比合而爲物皆生於非類也

生青甯

疏

羊奚比合於久竹

釋文久竹生青甯

司馬云蟲名 盧文弼曰

版徽順云莊子從羊奚至

青甯連爲一句司馬之說固如

是郭本乃分之列子筆作荀

青甯生程

疏 亦蟲

釋文青甯生

程未聞 程生馬馬生人

人又反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

注 此言一氣而萬形

有變化而無死生也

疏

機者發動所謂造化也造化者無物也

人萬物皆爾或無識變成有識有識變爲無識或無識變爲有識或有識變爲有識子萬變化未始有極也而出入機變謂之

死生既知變化無窮實復欣生惡死雖斯趣旨爾之至樂也
俞樾曰又當作久字之誤也久者老也上文黃軫生乎九陰釋
文引李注曰九宜爲久久老也是其義也人久反入於機
者言人老復入於機也列子天瑞篇正作人久入於機

莊子集釋第六

思賢講舍校刊